

7
名人傳
記叢書

王陽明

胡越著

王陽明

編述大意

(一) 天生陽明在中國，是中國民族的大幸。中國人民，卻多數不知陽明，是陽明的大不幸；也是中國的大不幸。

(二) 中國民族中，也有少數人知得陽明，卻因着陽明的功業而震驚陽明！不是因着陽明的學術而敬陽明！是知與不知同。

(三) 第二項的少數人中，也確有知得陽明學術的，然而對於陽明，又有兩種態度，第一種是知而不行；第二種是知而不實行；那知而不贊同的呢，自然有個主見；獨那知而不實行的，更比不知的還遜些。

(四) 區區末學，不敢和那不贊同陽明學術的先生們論證；也不顯和那知而不行的糊塗人兒多嘴。第二項的學者，多全不想念，只願對於初學的青年，和勉強能讀淺易書籍的同胞，把陽明學術，勉力宣傳，也許從大不幸中，能够微幸得幾分，就比着面朝東海，眼看陽明學術在那裏開化日本民族，心上稍微過得些些，這還是第一層。

(五) 第二層，用分列式，舉在下面。

(甲) 陽明說：「良知」是心的本體。」如今社會中人的「良知」，拋到那裏去了！這本體要復，不復

(乙)陽明教育學說，遠倡在十六世紀，如今教育家公認他適合二十世紀的新教育，是否要使社會上多數人得知？

(丙)陽明少年時代的修養，和治學問的態度，給青年看了，會生變化不會？

爲着上述種種，所以不辭陋劣，要改用白話來編這王陽明，我們譬如開着看小說，卻也和小說一樣有趣味。

(丁)有人說：倘使人家怕看王文成公全集，只看傳習錄，和錢德洪的王文成公年譜就得了，何必又要改編這年譜式的王陽明呢？況且王學很精微，萬一錯誤原意，豈不危險麼？

我便一連頓首百拜，道謝那人，把第四項勉力要求通俗的私意說明，並且說：錢德洪和一班同門所作的王文成公年譜，是當時錢德洪的眼光和主張，不是現世界人的眼光和主張，所以錢德洪搜採的材料，有許多不是我們要讀的材料；更不是我們要供給青年和一般社會人所讀的材料，還有許多夢兆怪異事蹟，是從前人所最喜搜尋，我們却最要刪除的，所以不能不改編了。至於陽明事蹟，都案照正史，講學述語，只據切實明白的選錄；那精微深刻處，不敢提及；也不敢把原意草率附會。

更有一層，輕易發表古人學術，是最凶莽，是最罪過，所以本編關於學術上應該申說的地方，都採取近時教育家論著，不敢攙入私見，力避穿鑿杜撰的危險。

(七)年代下附註西歷紀元，便讀者和那時西洋大儒相對照。

一三、八、一、胡越圖

編述大意

三

讀胡君越所著陽明演義因題二絕句

良知說解妄牽連揭盡雲霾重見天欲識陽明真學訣試從楊堙證心傳

青中與編
卷一

段於陽明學說
最為簡易明瞭

掉臂游行理窟中五光十色奪天工苦心欲起青年疾說部新元建首功

俞復初稿

王陽明節目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|-----|--------|
| 一 | 編述大意 | 十四 | 伴狂避禍 |
| 二 | 陽明出世 | 十五 | 謫居龍場 |
| 三 | 金山賦詩 | 十六 | 初講知行合一 |
| 四 | 塞外出遊 | 十七 | 陞治廬陵 |
| 五 | 江西招親 | 十八 | 論朱陸異同 |
| 六 | 回姚讀書 | 十九 | 與徐愛論學 |
| 七 | 會試下第 | 二十 | 遊遊山水 |
| 八 | 學習兵法 | 二十一 | 警誡學者 |
| 九 | 進士及第 | 二十二 | 留居京師 |
| 十 | 九華求道 | 二十三 | 巡撫兩廣 |
| 十一 | 築室陽明洞 | 二十四 | 平寇江西 |
| 十二 | 始授徒講學 | 二十五 | 征服三關 |
| 十三 | 忤旨下獄 | 二十六 | 布告教育宗旨 |

王陽明節目

一

王陽明

二十七 平定宸議

二十八 昭雪莫元亨

二十九 詔封新建伯

三十 作業教育的證明

三十一 家居講學

三十二 思田平苗

三十三 陽明逝世

王陽明

武進胡越編述

明憲宗成化八年（七二）陽明出世

大明成化八年，正是西元一千四百七十二年；民國紀元前四百四十年，在古歷九月三十日，中國浙江省餘姚縣裏，出了一位大儒！雖然當不起救世之主，儒家之宗，但是他的哲學和他的教育主張，在今日世界，確卓然不可磨滅。倘若大家能實行他的學說，不但可以提高人羣道德，還是無量教兒童的救星哪！

這位大儒姓王名守仁，字伯安，別號陽明子，本是晉朝山東鄒縣孝子王覽的後代。王覽的曾孫，就是書學大家王羲之，甚愛蕞浙江山水佳麗，便遷居山陰，傳到二十三代，有個王壽，從達溪再遷到餘姚，自此便爲餘姚人。王壽的五世孫王綱，文武出衆，在明太祖時，征苗捐軀，朝廷特命立祠，春秋祭祀，這是陽明的五世祖。王綱傳達達，號秘湖漁隱；達達傳與準，自號運石翁，精通禮易，隱居不仕；與準傳世傑，人呼槐里子；世傑傳天叙，號竹軒，爲人胸次灑落，吟歌自得，時人都比他做陶靖節林和靖，這是陽明的祖父。他父親單名一個華字，表字德輝，別號實菴，晚年自稱海日翁，曾經讀書龍泉山中，時人都稱他龍山公。成化十年（四一）狀元及第，做到南京吏部尚書，他常常思念先世羲之公的故居，再從餘姚遷到越城的光相坊。後來

陽明也在越城東南二十里地，有個陽明洞，築室讀書，所以學者都稱他陽明先生。

陽明生小就很聰明，況且養育在這詩書舊家，環境又好，到了五歲，家裏還沒有教過他識字，他忽然把祖父常讀的書讀起來了。王天叙一聽，好不奇怪！過去問他，他回說：「我常聽得祖父這書讀，早暗暗記熟了。」

成化十八年（八二）陽明十一歲

金山賦詩

王華在京供職，派人迎接他父親王天叙到京裏去住。那時陽明纔十一歲，他祖父帶着同行，路過鎮江。王天叙天性瀟灑，自然要流連一番，便和衆賓客在金山寺飲酒取樂，領略那大江風物，大家興致甚豪，正要即席賦詩，還沒有成句，陽明忽然在他祖父身傍，高聲吟道：

金山一點大如拳！打破維揚水底天！醉倚妙高臺上月，玉簫吹徹洞龍眠。

衆賓聽罷，個個驚異！便命他再做一首，以寺中蔽月山房爲題，陽明又毫不思索，隨口吟道：

山近月遠覺月小，便道此山大於月。若有人眼大於天，還覺山小月更闊。

看他第一首詩，氣概不凡，第二首，思想高遠，就知道他胸懷豪邁，推理精深。所以後來治學問，辦政事，能跳出當時人的舊範圍，獨樹一幟，不像常人那樣徒讀古書了。陽明隨着祖父到京，住過一年，命他就塾讀

書，父親王華，見他舉動，豪邁不羈，心中常常擔憂，獨他祖父王天叙，料他將來有了學問，必能自己檢束，決不會因此遭禍殃身的。

陽明自從就塾讀書以後，每每喜歡對着書本，靜坐不動，凝神着想。有一天，忽然問塾師道：「怎樣算第一等事？」塾師說：「只有讀書，中進士。」陽明疑道：「中進士，恐怕未必算第一等事，或者讀書學做學賢罷？」他祖父聞知，笑着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要學做學賢麼？」

成化二十二年（八四）陽明十五歲

塞外出遊

陽明十三歲上，母親鄭太夫人去世，居喪盡禮，和成人一樣。三年服滿，他就出遊長城居庸關一帶。那時長城以外，都是東胡蒙古諸民族的部落，從明成祖征服以後，屢叛屢服，到成化年間，雖然遣使入貢，却漸漸強大。陽明到得長城，登高遠望，覺得腳下一線，便是胡華天界，不覺觸動了個種族思想，籌邊心，便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。遂驅馬出關，考察各族的種蕃，留心備禦的政策。時和胡兒渾在一起，賽馬校射。那些胡兒見他小小年紀，已經弓馬嫻熟，個個歎服。陽明遊歷了個把月，纔回京城，忽聞京畿以內石英王勇盜起，又聽得秦中石和劉千斤作亂，幾番要上書朝廷，去獻那削平內亂的計畫，父親王華，連連斥罵他，不准妄為，乃纔作罷。

明孝宗弘治元年（八八）陽明十七歲

江西招親

陽明的外舅諸公養和，做江西布政司參議，把女兒許配於他，十七歲上，奉了父親之命，到江西洪都去親迎，諸公留在衙門居住，擇吉招贅，結婚那天，自有一番熱鬧，不必細說，誰知禮堂上準備行禮，書房裏却不見了新郎！諸公急急派人四下招尋，影踪全無，原來陽明那天，偶爾出衙閒步，不覺行到鐵柱宮，見一道士，跌坐一榻，陽明看他有些來歷，便上前叩問，那道士也見陽明年少不凡，兩下講禮對坐，漸漸談起養生之說，那道士逐層指點，陽明也逐層究問，把招親的事，完全掉在腦後，直和道士談到次早，諸公家人找來，然後告辭回衙。

陽明在這新婚之中，閒着沒事，見諸公衙內有好幾竹筒箱的紙，就取出來，成天到晚的學習書法，從此字學大進，到回去時，那竹筒箱裏的紙，被他寫個儘空，後來陽明常常和學者說：「我起初學字，對着古帖臨摹，只學得字的外貌，入後提着筆，不輕易落紙，先凝思靜慮，把精神會聚一起，字體默運在心，然後下筆，如此好久，纔通得字法，又見北宋程明道先生說：『吾作字，蓋敬，非是要字好，只此是學。』我們想來，既不要字好，又爲什麼要學字呢？可見古人隨時隨事，只在心上學，此心精明，字好也在其中了。」

弘治二年（八九）陽明十八歲

圓鏡讀書

陽明在江西住過一年半，辭別諸公，同諸夫人履舟回鄉，路過廣信，聞妻一齋先生深明宋儒理學，便專誠拜謁。一齋先生說：「聖人必定可以從學而求得的。」陽明就心服這一句話，留心研習。明年，祖父王天叙去世，父親王華回鄉守孝，命從弟冕階宮和妹婿牧相與陽明講析經義，陽明日間隨衆課業，夜間搜取諸經、子史，隨讀，每到深夜，冕等見他文字日進，自愧不及，並且知他已心遊科舉之外了。

大凡聰明人，常有依諸戲謔的病，陽明年少時，也是如此。自從回家讀書，磨勵一番，大悔前非。時時端坐省言，冕等四人，知他從小說笑慣的，決不會一時檢束，都不信他。陽明正色道：「我從前放逸，如今知道了。」冕等四人，也就端容慎言。

弘治六年（九三）陽明二十一歲

會試下第

陽明到了二十歲左右，經史文章，一天深似一天，修身功夫，也同時並進，便想進探宋朝許多大儒所講的「格物（格）之學。那年隨着父親，住在京裏，偶求北宋大儒朱熹所著遺書，細細研讀，知道宋儒解釋這格物兩字，是推求各種事物原理的意思，並且說：「衆物必有表裏精粗，連一草一木，都涵着至理。」他見新署中種着許多竹子，便去推求這竹子的原理，那知沈思默想了多時，依舊不得其理，反把病都想出來。

了，嘆口氣道：「這番賢怕沒有我的分數了！」纔把這個念頭撥開了去，專心辭章之學。二十一歲，中過壬子科浙江舉人，明年春天，到京會試，竟至落第，親朋都來勸慰，獨有宰相李西涯戲道：「你今年不第，來科必中狀元。」便命試作來科狀元賦。陽明提筆立成，許多老輩，都嘆爲天才！退後，有位忌才的說：「此人取得上第，眼中還有我輩麼？」等到弘治九年丙辰，再去會試，果然被忌者暗中屏斥，有個同舍的爲着不得登科，羞憤異常，陽明勸道：「世人多以不得登第爲耻，我反以不得登第，就動了自己的名心算大耻。」當時聽者聞得此言，很爲嘆服！自此陽明依舊南歸，和一班名士，結社龍泉山中，對奕，聯詩，飲酒，取樂。

附註（一）這格物兩字，出在大學經文，當年曾子述孔子之言道：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」所以這格物之學，是最初一層功夫，也是最深一層功夫。

弘治十年（一四七四）陽明二十六歲

學習兵法

那年陽明仍到京師，聽得蒙古會長，常常入寇大同一帶，邊報甚急，國家承平日久，文不知兵，武不敢死，朝廷要推舉將才，大家面面相覷，陽明看着，暗想國家雖然按年開設武科，不過造成些騎射搏擊之士，那裏會造成精略統馭的將才，因此留意兵法，凡兵家祕書，無不徧覽，每遇賓朋宴會，常聚著果核，排列陳勢，

講說爲樂。

陽明那時年少氣盛，在京住過一年，覺得不能通大道，武不能立功異域，到處訪求名師，益友，又一個不過，心中著實惶惑。一天，讀朱熹上宋光宗疏，中間說：「居敬持志，爲讀書之本，循序致精，爲讀書之法。」因大悔從前研究學問，雖然廣博，却並未能循序致精，自然沒有所得，就依着這循序致精的法則去讀書，心中覺得有些意思，但是物理和自己的心，終不能會通起來，如此又沈思默想了多時，舊病重發，益覺爲憂，爲賢自有定分，有時聽得道士談到養生之術，遂起了個遺世入山的意念。

弘治十二年（一九四）陽明二十八歲

進士及第

陽明學得一身學問，南北奔走，沈鬱幾年，雖然不因下第動心，却又不能不借科舉做進身之路，好替國家盡些責任。己未春天，以去會試，禮舉南宮第二人，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，觀政工部，和太原喬宇、廣信汪俊、河南李夢陽、河景明、姑蘇顧瑛、徐楨卿、山東邊貢一班名宿，以才名相爭，馳聘詩古文辭之學，不覺春去秋來，奉了欽命，差往河間督造威寧伯王越墳墓，駕馭工役，用什伍之法，和帶兵一般，休息飲食都規定時刻，有時停工，就會集工人，教演入陣圖，試驗他胸中的韬略，待到工程完畢，威寧伯府裏，看實看重，拿金帛相謝，陽明一些不受，威寧伯府裏沒法，便取威寧生時所佩的一把寶劍相贈，陽明接受了，回京覆命。

學習兵法 進士及第

七

中國從前很信天數，凡遇着天地日月星辰起了個不常見的變化，朝廷之上，不是遷退大臣；就是下詔求言；那年恰巧有彗星出現天空，弘治皇帝也虛行故事，下詔求言，偏那蒙古種的韃靼族人，在這個當兒，領兵入寇，陽明天性愛國，讀了詔書，以為皇上真要圖治，就草擬邊務八事，說得非常切實緊要，拜本奏上，究竟那裏採用，還不是擱到檔案裏去麼。

弘治十四年（〇五）陽明三十歲

九華求道

陽明在上年，已授爲刑部主事，到此，奉旨差往江北淮甸一帶，審錄各縣罪犯。陽明生性清廉，遇事明斷，往往輕囚被他察出實情，就加等治罪；也有重犯被他審出冤枉，就減等發落；各縣審錄完畢，乘便去遊覽那九華風景，登高作賦，發洩胸中一番抱負，在山中無相化成等名剎，隨意遊息。那時九華山中有位道士，叫做蔡蓬頭，善談仙術，陽明爲着先聖先賢的哲理，不易透澈，因此很信那養生之術，便恭恭敬敬的把蔡蓬頭請來，直到後堂，待以上賓之禮，叩求指引學仙之術。蔡蓬頭回答兩個字說：「尙未。」二人坐了好久，各不言語。陽明因屏退左右，引導蔡蓬頭到後亭，再拜請問，蔡蓬頭依舊回說：「尙未。」兩個字。陽明接連又問了幾遍，蔡蓬頭道：「有你從後堂到後亭禮說，雖然隆重，終忘不掉官相說罷，哈哈大笑，邁步而去。」

陽明受了蔡蓬頭一番冷落，那求道的心念，依舊熱烈，又打聽得九華山地藏洞有個異人，終年坐臥松

毛，不喫煙火食，欣然往訪，歷盡山巖險石，果然有個地窟洞，入得洞來，見一異人閉目熟睡，陽明不敢造次驚動，坐在一旁，半晌，拿手去撫摩他的腳脛，又半晌，忽見異人醒來，睜目駭道：「如此險地，怎樣得到？」陽明備道來意，即便談論起來，漸漸說到那最上乘的話，異人道：「北宋周濂溪程明道，是儒家兩個好秀才。」陽明會意辭出，過了幾日，再去尋訪，那異人已經他去，遂有會心人遠之嘆！

弘治十五年（一五二四）陽明三十一歲

築室陽明洞

陽明在三十歲以前，他以為孔子孟子的哲學，不容易學到；邁宋朝一班大儒的理學，也不容易精通；又受着朝臣的壓制，不能進握政權，替國家外安異族，內靖盜賊；所以除掉和一班知名之士，講究文學以外，便留心仙術，兼求佛學。到了三十一歲那年的五月，回京復命，依舊如此，日裏清理案牘，夜間挑燈讀書，把五經以及先秦兩漢各種書籍，刻苦討究，文字日見精工。父親王華聞知，嚴禁家人不許在書室安放燈火，陽明便候父親睡熟，再去燃燈誦讀，每到深夜，纔去休息。一天，忽然嘆道：「我王某怎樣可以把這有限的精神，去做那無用的虛文呢？」此時陽明本來有虛弱咳嗽之病，遂奏請歸養，回到越城，築室陽明洞中，一心學習道家「導引」之術，好久，竟有先知之明。一天，正在洞中靜坐，忽覺好友王思典等四人來訪，已到五雲門，即命僕人前往迎接，說明某某等五人，從那一條路走來，僕人依言迎去，果然接到。當把主人的話，一

一說明。王思與等大爲驚異！都說陽明已經得道了。陽明雖然也明白這種道術，不過礙弄精神，並非盡實大道。但久坐洞中，過那清虛寂靜的生活，益發起了個離世遠去的心念。待要側身逃入深山，却又忘不掉家中祖母和父親，如此千迴百轉，決定不得。後來忽然大悟道：「這愛親的念頭，從小生成，這個念頭，可以去得，不是斷滅種性了麼？」

明年，陽明三十二歲，決意離開洞中，到杭州西湖養病，日漸健旺，依舊想出山用世。時常往來兩屏虎跑等名剎，見一和尚，坐關三年，口不說話，眼不觀看。陽明走近前去，高聲喝道：「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？終日眼睜睜看甚麼？」和尚聞聲驚起，便舉目觀看。開口說話，陽明問道：「你有家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家裏老母還在。」陽明又問道：「你還起念想到老母麼？」和尚說不能不起念。陽明便將愛親原來是我們人類本性的話，與和尚講說一番，和尚感動天性，涕泣道謝。明天，陽明再去，那和尚已出山去了。

弘治十八年（〇五）陽明三十四歲

始授徒講學

弘治十七年，陽明三十三歲，仍到京師。遙按山東監察御史陸禎，特聘他做山東鄉試考官，那科取出的舉人，後來都稱重海內。致試完畢，回京，改授兵部主事。自此陽明的學問，漸漸歸向「理學」一路。把那學績學佛學古詩文辭的念頭，一一撥開。目觀當時學者，大家溺於詞章記誦，不知道從根本上去研究心身。

之學，還有一層，陽明在當時不敢公然說的，就是大家會做了八股文，便可致身青雲，是他心理上最反對的，所以他在山東致試，叫士子對策和學者說：「溺於詞章記誦，」如此一想，陽明的主張，顯而易見了。因此在京裏首先提倡，到臨講說，有些頭腦清楚的聽着，漸漸興起，情願投拜門下，恭執弟子之禮，陽明就索性授徒講學。那時師友之道久廢，一班固執的士大夫，都說陽明立異好名，只有一位湛甘泉先生，名叫若水，廣東增城人氏，原是白沙先生陳獻章的高徒，講究「主靜」之學，正在翰林院裏，陽明和他一見，大家志同道合，竟成知交，共約擔任倡明聖賢哲理的責任。

武宗正德元年（〇六五）陽明三十五歲

忤旨下獄

明朝自從正德皇帝入承大位，寵用太監馬永成、范大用、張永、羅祥、魏彬、邱聚、劉瑾、高鳳等八人，個個命他執掌宮中大權，那班太監，費盡心思，造作許多巧偽的事，去引誘正德。從此正德日夜在宮中，不是擊球走馬，便是放鷹逐狗，荒蕩淫逸，無所不為，把國家大事，時行交付太監去辦。其中劉瑾掌的是司禮監，權力最大，無惡不作，一班諫官，交章彈劾，宮中沈之不同。大臣劉健、謝遷等也連本伏闕上疏，請誅八人，無奈正德被一班太監圍困宮中，與諸大臣不得見面。劉健、謝遷等沒法，便上章求去，劉瑾趁勢矯詔聽從，又把其餘懷恨諸臣，暗中害死，就此獨攬朝綱，給事中劉滄、呂紳，聽得劉健等遷等一班剛直老臣，免官去位，朝裏

沒有正人，國事益發不堪，連忙抗章請留，正德不聽。南京戴鏡、萬彥復等許多科道官，聽得正德如此胡爲，也星夜連本奏上，說元老不可去位，太監不可任用，劉瑾聞奏，暗暗挑動正德發怒，正德果然下了一道詔書，把戴鏡等一律提解到京，廷杖削籍，發禁天牢。那時，陽明正在兵部，目覩老臣去國，直士受困，怎好畏禍不救，便草草上奏，請復戴鏡等原官，照舊供職。劉瑾大怒，立刻矯詔拿問，廷杖四十，陽明頓時氣絕，停了好久，纔漸漸醒來，又傳旨押到錦衣獄中，從嚴監禁。

陽明押到獄中，正值隆冬天氣，北京地方，已是非爐不暖，那獄中，牆高簷接，日月無光，格外陰寒，平日勞苦多病，又新帶一身杖疤，肉體上的苦痛，是不必說。若論精神方面，自己滿腔忠直，反被小人耻辱，不但喪盡體面，從此羣小用事，大明天下，那堪設想。照此說來，陽明落到這種境地，內憂外傷，一時齊湊，是真無生理的了。誰知陽明到得獄中，起初雖然不能安眠，究竟養心功深，自有主宰，天天對着一部易經，研究我們中國最古的哲學，有時看看那牢獄的建築，想想那陽明洞的風月，以及屋簷裏的月光，牆壁裏的大風，都收做詩料，在這幽室之中，歌詠度日。

正德二年（一五一七）陽明三十六歲

伴狂避禍

陽明囚禁獄中，不覺冬盡春回，外邊氣候雖然大變，監裏却是無冬無夏，他依舊玩易詠詩，一班同志常

來探望陽明和他們講道論學，並沒有那種憂愁苦悶的罪犯模樣。一天有題書下來，把陽明貶謫貴州省修文縣龍場地方，去做個小小縣丞。當日奉旨出得監來，領了文書，帶些銀兩，準備出京，友人都來送行。賦詩贈答，極爲纏綿。看他詩中的意思，雖免不了離別家國，遠投蠻荒的苦趣，獨有提倡中國古代禮賢哲士一層，心腸熱烈，一刻不忘，所以向同道的一再囑託，出得京城，一路南行，太監劉瑾知道陽明是當代第一款二的一個名士，性情又公正不屈，而且世代警總，廣有交友，將來萬一得勢，那還了得，看他廷杖不死，監禁又不死，怕他貶到邊方，或者也不至於死，便打定主意，密派幾名心腹刺客，隨後追趕，就便行刺。結果性命好斷絕。後患偏陽明聰明絕世，知道劉瑾慣用這等暗殺手段，當年司禮中官王岳剛直嫉邪，備勸劉瑾發充南京淨水軍，派人半路追殺，便是個前車之鑒，暗想我這番南去，他如何肯輕輕放過。因此一路之上，小心提防，那班刺客，一來不得其便；二來知道陽明武藝來得，怎敢造次動手。如此一面南進，一面追趕，行到浙江錢塘江邊，在常人心理，必定以爲已到家鄉，穩可無事，儘好放心行宿。偏陽明的聽見高出常人料定，必有人追他，又料定我越近家鄉，那追他的人心裏越是發急，早道之上，可以曲折躲避，到此江岸，是有一定渡口，倘若錯過這最後機會，待我渡過江去，益發不易行事，奉命而來，怎好空手而回，非舍命追尋，出手硬做不可。想到這裏，益覺危險，便站在江岸，四野裏看個仔細，不見一人，急把衣冠卸下，隨手取出紙筆，胡亂寫了一首投江自盡的絕命詩，和衣冠一起，安放江岸，急忙從斜刺裏鑽入蘆葦叢中，蛇行

面遇不一刻，那班刺客，果然追到，狂奔大索，不見陽明蹤跡，大家慌做一團，有個眼快的，瞧見江岸一堆衣冠，認得陽明之物，並且有時爲證，這班粗鄙的人，那裏會透進一層着想，大家確信陽明投江自盡，沒有疑義，便收拾衣冠，歸稿，回京覆命去了。

陽明在蘆葦中續行一程，恰巧一隻商船，從江上駛將下來，高聲喊住，搭上商船，起初，監禁獄中，只指望敘歸田里，安居陽明洞中，躬耕養親，苟全性命；及今奉詔，請赴龍場，自想這等荒煙蠻瘴的邊方，去了必無生理，決計抱定出世主義，浪遊名山，尋訪異人，當日那船乘風破浪的出了錢塘江口，在大海中駛行一程，停泊舟山羣島，陽明上去盤桓一番，回船再行，忽然颶風大作，那船隨風飄動，做不得去，如此一天一夜，船纔近岸，上去問時，已是福建地方，陽明舍去熱鬧城市，徑向武夷山中走來，行了幾十里路程，天色已晚，見山中有座寺院，上前叩問求宿，寺裏和尚，開門看時，見他背囊沈重，料定有些銀兩，暗想鄰近有座野廟，是個老虎窩兒，我不留他，別無去處，定到野廟投宿，落了虎口，那背囊裏的銀兩，是我釋得的了！想罷，竟閉門不納，陽明沒法，翻身便走，果然着了那和尚的道兒，尋到野廟，因乏已極，便倚着香案，沈沈睡去，剛到夜半，忽聞廊下大吼一聲，山鳴谷應，林木颯颯作響，陽明張目看時，廊下一隻斑毛大虎，蹣跚着迴廊，只是鬚吼，却不進來，暗想我陽明子歷盡艱險，那生死問題，看得稀鬆，你要吃便吃，大命所在，決難勉強，依舊閉目靜睡。次早，那和尚欣然走來，準備來取這筆意外之財，踏進廟門，往裏一張，那昨夜投宿之人，倚着香案，安然熟

不覺大吃一驚！上前喚醒，嘆口氣道：「公真非常人哪！要不是那樣入了虎穴，那裏便會沒事呢！」說罷，叩問姓名，陽明說出來歷，和尚驚嘆不止，請到寺中，竭誠款待，並引入內室，見一異人，禮畢，異人袖出一詩，陽明看時，中有兩句道：「二十年前曾見君，今來消息我先聞。」讀到這裏，頓時想到當年江西鐵柱觀所遇道士，恍然大悟，便與異人道：「目下朝廷開官當國，正人君子，個個遜世，我也決意遁迹深山，不願奉詔了。」異人正色道：「這樣做去，必有大禍！你父親在南京做吏部尚書時，也曾得罪劉瑾，弄到免官歸去；加上你在京裏那番舉動，一門怨毒，深到極處，路上假託投江，騙得劉瑾的刺客，恐未必購得劉瑾，也許劉瑾確信你投江，却信不得你必死，便捉拿你父親，誣他個縱子遠遁，抗違聖旨的罪狀，便怎樣應付此禍？這小你名重朝野，如果從此匿迹，也許有那不退之徒，假託你的名兒，出來鼓動人心，號召黨羽，幹起叛逆的舉動，那時朝廷尋究汝家，不到滅門赤族，怎肯罷休！所以今日的事，爲禍爲福，全在你這一出一入哩。」陽明聽罷，深然異人之言，決定回越省親，然後到驛，便提起筆來，高咏一律，題在壁上道：

側身飛渡萬峯雲，回首滄波月下聞，海上曾爲滄水使，山中又拜武夷君，溪流九曲初暗路，精舍千年始及門，歸去高堂懸垂白，細探更擬在春分。

陽明當日別了異人，從武夷山而回，到十二月裏，纔拜別親友，收拾起行，直向貴州進發，一路之上，遍遊名勝，飽看山水，遇著學者前來請益，隨地講說聖學，無奈那時士林中積習已深，一班學者大都慕着陽明

的大名，借着同學做進見之路，聽些話頭，出來裝個幌子，實在真心感發的，百無一二，只有他的錄塘徐慶，聞道興起，所以後來很深明陽明學說。

武夷山拜見異人一回事，照陽明門人錢德洪所著年譜演述，倘使拿湛甘泉所撰的陽明先生墓誌銘細細一看，就知道這些怪異的事，完全爲避世之計，憑空虛造。

湛甘泉陽明先生墓誌銘中有一段道：

「人或告曰：陽明公至浙，沉於江矣，至福建始起矣。登鼓山之詩曰：『海上曾爲滄水使，山中又拜武夷君，』有徵矣。甘泉子聞之，笑曰：『此伴狂避世也。』故爲之作詩，有云：『伴狂欲浮海，說夢與人前。』及後數年，會於滁，乃吐實。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，烏足以知公志哉。」

甘泉子和陽明子的交情極深，自然見得到陽明的用意。陽明處世，雖然很有用權的地方，斷不肯欺騙道義之友，所以拿實情相告；甘泉子又極不願世人相信陽明有這些虛偽神怪之事，所以特地替他表明，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！

正德三年（一五〇八）陽明三十七歲

講居龍場

陽明在路，辛苦數月，到得貴州，自處逐臣地位，所有上司，一概不敢拜見，遂去尋訪龍場地方。那龍場在

貴州西北萬山之中，滿地荆棘，是個蛇，蝎，蝮，蠱，毒，瘴，瘋的世界，山谷，洞，溪，裏，面，住，的，都，是，苗，子，面，上，雕，着，花，言，語，和，鳥，鳴，一，般，身，被，獸，皮，心，重，鬼，巫，間，或，有，些，中，土，人，氏，却，多，是，亡，命，之，徒，莫，說，那，衣，冠，宮，室，文，儀，說，讓，種，種，文，化，一，些，沒，有，連，草，屋，都，不，見，一，所，依，舊，像，個，洪，荒，世，界，太，古，時，代，那，劉，疏，斷，送，陽，明，到，此，死，地，料，他，萬，無，生，還，的，了。

從前漢官看待苗民，常把他當做野獸，因此苗漢兩族，意見很深，有時苗民反抗，漢官就帶兵入去，不知撫化，一味放火收捕，肆行傷殺，所以苗民一見漢官，如同讐敵，新官到任，便大家到壘神面前，虔誠占卜，兆象不好，便放出壘來，害他性命，當日陽明到得壘場，苗民聞信，又去叩開壘神，虧得陽明憐憫，壘神不協，苗民纔慢慢走來親附，見陽明帶着僕從，行李，休息在草樹之中，還沒有安身所在，便到山的東峯，找個石洞，請陽明安頓在內，老的，少的，常常圍着走來頑耍，見陽明待他們和愛溫恭，個個歡喜，陽明本來是個研究「心學」的大家，就趁此致察苗民的性情，知他們同是人類，同具至性，而且那種質樸誠實的態度，斷不是機械變詐的文明人類，能够學到因此住在蠻鄉，反較京華快活起來，便與了個開發文化的念頭。

石洞裏面，陰濕異常，陽明居住不得，親自率同苗民，尋些粘土，教他們做成土坯，燒窯製磚，伐木架屋，造成一所房子，外面種些榆，竹，芥，藥，裏面分起堂，階，奧，室，把帶來的琴，編，圖，史，陳列得整整齊齊，起個名兒，叫做何陋軒，這一來，不但苗民看得有趣，連遠方的學者，也都走來瞻仰，後來苗民歡喜，益發逐漸興工，在附

近建築了許多屋宇，叫什麼君子亭啦；賓陽堂啦；玩易窩啦；陽明一詳記其事，龍場地方得有文化，自此爲始。

那時劉瑾在京，看見貴州長官奏陽明已經到驛，心中恨恨不已。陽明也料定他放心不下，自思得失榮辱，都能超脫，只有生死一念，還覺不能化除。就尋塊大石，琢成石椁，發誓道：「吾惟俟命而已。」日夜端坐，澄心默想，深究「靜一」功夫，如此好久，覺得胸中快活，自然隨身三個僕從，那裏有主人的功夫，辛苦數月，到此蠻荒，風土不合，個個臥病不起。陽明親自斬柴，取水，煮粥，燒湯，服事僕從。又怕他們胸中鬱悶不快，便在榜唱歌，咏詩，無奈他們懂得不得，詩歌，依然不悅，就改唱浙江的小調，雜曲，說些古今笑話，逗他們歡樂。忘憂，果然疾病漸去，憂患念消。陽明因此歎道：這等境地，叫聖人處此，也就沒得說了！

陽明在這難患之中，依舊靜默思道，一心要參透那大學上「格物」之說，不但日裏思索，連睡夢中都在那裏著想。一天，睡到半夜，忽然大呼大跳起來，把左右僕從，一齊驚醒。原來陽明經過好騎射，好任俠，好辭章，好神仙，好佛氏，等變遷，到此居夷處困，胸中完全大中至正，纔能够把這「格物」之說，悟個澈底，當下心中恍然道：

是了是了！聖人之道，從我們自己的心中求去，完全滿足。從前枝節節的去推求事物的原理，真是大誤。那知「格」就是「正」的意思，正其不正，便歸於正。心以外沒有「物」，心上發一念孝親

便是「物」，「淺近說來，人能爲善去惡，就是「格物功夫」，「物格」而后「致知」，「知」是心的本體，心自然會「知」見父知孝，見兄知弟，見君子入井，自然知惻隱；這便是「良知」，不假外求。倘若「良知」物蔽，更沒有私意障礙，就可以充足他的惻隱之心，惻隱之心充足到極點，就是「仁」了。在常人不能夠沒有私意障礙，所以要用「致知格物」一段功夫，去勝私復理到心的「良知」，沒有障礙，能夠充塞流行，便是「致知」，「致知」就「意誠」了。把心這樣推上去，可以直到「治國」「平天下」。

陽明想到這裏，胸中爽快異常，樂得在睡夢中大跳大呼起來。隨即又把五經裏各種學說，一一會合證明，處處貫通。陽明的哲學根據，從此立定。以後對著學者講，只發揮「致良知」三個字，他說：「我們成天到晚，把這『致良知』三個字，常常念着，所作所爲，就沒有不從良知上發現的了。」

縣丞官小倖微，龍場地方，又感貧苦，苗民雖然愛戴，却沒有餘力能夠前來供養，所以陽明居此，弄得時時絕糧斷炊。他自己打着個「君子固窮」的主義，自然不動聲色。那些僕從，挨餓不過，就形狀難堪了。陽明沒法，出去畫塊山中平坦地土，覺得肥厚可種，辦些農具，親率僕從，打算耕種度日，無奈一片荆棘，沒法下手，他也學着苗民，在山原上放起火來，燒成一片焦土，然後翻土下種，這叫做「火耕」。一來那蕪荊荆棘，毒蛇毒蟲，省得斬伐驅除；二來還可借他的灰燼，充做肥料；當日做習起來，果然稔稔登登，蔬蔬甘美，不但主僕們飽食有餘，還可藉此提倡農政。

陽明在龍場開闢荒穰，大啟文明，聲名一天大似一天，四方有志之士，多有不辭勞苦，遠來請益的。那日，正和許多苗民閒話，忽報思州太守差人來驛，陽明命他進見，那班差人，竟大模大樣，踱進裏面，把陽明全不放在眼裏，苗民見著，已覺不悅。差人進來回話，驕慢不堪，竟當堂把陽明羞辱起來。苗民一聽，比羞辱自己還覺難受，惱動性子，發一聲喊，圍住思州公差，打個結實。那公差舍命奔竄，而回，稟明太守，說陽明率同苗子，有意侮辱本府。太守聽罷，拍案大怒，立刻面稟副憲毛應奎，定要嚴治陽明侮辱公差之罪。虧得毛副憲心重賢士，當下竭力勸解，一面命太守回府；一面派人到龍場曉諭禍福，令陽明親到太守府謝罪。這樣，和事老也就不易相遇了。誰知陽明主見，全重在氣節，立刻提起筆來，修書一封，回覆毛公道：

！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；且令勉赴大府請謝；此非道誼深情，決不至此，感激之至，言無可容。但差人至龍場陵侮，此是差人挾勢擅威，非大府使之也；龍場諸夷與之爭鬪，此自諸夷憤憤不平，亦非某使之也；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，某亦未嘗做大府，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？跪拜之禮，亦小官常分，不足為辱，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。不當行而行，與當行而不行，其為取辱一也。廢逐小臣，所守以待死者，忠信禮義而已，又棄此而不守，禍莫大焉。凡禍福利害之說，某亦嘗諱之。君子以忠信為仁，禮義為福，苟忠信禮義之不存，雖祿之萬鍾，爵以王侯之貴，君子猶謂之禍與害。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，雖剖心碎首，君子利而行之，自以為福也。況以流離竄逐之數乎？某之居此，直瘞瘼蠱毒之與處，魑魅魍魎之與遊，日有三死焉。

然而居之泰然，未嘗以動其中者，誠知生死之有命，不以一朝之患，而忘其終身之憂也。大府苟欲加害，而在我誠有以取之，則不可謂無憾；使吾無有以取之，而橫罹焉，則瘡痍而已爾，蠱毒而已爾，魘魅魍魎而已爾，吾豈以是動吾心哉。執事之論，雖有所不敢承，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，不敢苟有所墮墮，則某也受教多矣，敢不頓首以謝……

毛公得書，即付與思州太守觀看，太守讀罷，頓時慚服，宜慰使安公，深嘉陽明爲人，特差人前來，供給使用，餽送米肉，一連又送金帛鞍馬過來，陽明只受了兩石米和些柴炭雞鵝，其餘一概璧還。後來安宜慰爲看「誠驛」以及「舍長阿賈阿扎叛亂宋氏」諸事，陽明一一替他說明利害，纔得保安眼前，提防後患，這也是安宜慰能够給交正人的好處。

正德四年（一五一五）陽明三十八歲

初講「知行合一」

陽明自從致政大學「致知格物」之說，到此便下一句直捷痛快話，去教人實踐，就是「知行合一」四個字，他常對學者說：

「知者行之始，行者知之成。聖學只一個功夫，知行不可分作兩事。」

後來和徐愛的問答，說得最爲明白，錄在下面。

徐愛因未會先生「知行合一」之訓，決於先生。先生曰：「試舉看。」愛曰：「如今人已知父當孝，兄當弟矣，道不能孝弟，知與行分明是兩事。」先生曰：「此被私欲隔斷了，非本體也。聖賢教人「知行」，正是要人「復本體」。故大學指出「知行」以示人曰：（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）夫見好好色，屬知，好好色屬行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，非見後面始立心去好也。聞惡臭屬知，惡惡臭屬行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，非聞後面始立心去惡也。又如稱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，必其人已會行孝行弟，方可稱他知孝知弟，此便是「知行」之本體。」愛曰：「古人分「知」「行」爲二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此正失却古人宗旨。某嘗說：「知是行之主意，行實知之功夫；知是行之始，行實知之成；已可理會矣。古人立言，所以分知行爲二者，緣世間有一種人，懵懵然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維省察，是之爲冥行妄作，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繇；又有一種人，茫茫然懸空去思索，全不肯着實躬行，是之爲揣摸影響，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，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。若見得時，一言足矣。今人卻以爲必先知，然後能行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，俟知得真時，方去行，故遂終身不行，亦遂終身不知，某今說「知行合一」，使學者自求本體，庶無支離決裂之病。」

一天，貴州提督學政席元山，親到龍場，拜見陽明，請問宋陸異同之辯。陽明卻不和他說陸陸之學，只告訴自己所悟的「致知格物」之說。席公懷疑而去。明日，席公又來，陽明舉出上面所講的知行本體，並且拿五經諸子各種學說，一一證明。席公漸漸有些省悟。如此來往講問了三四次，席公恍然大悟，嘆道：「竊

人之學，重見今日，那朱陸同異，無須辯說，我們祇要從自己的性中去求，就明明白白了。」便約着副憲毛應奎，修葺貴陽書院，親率貴陽諸生，恭執弟子之禮，拜陽明爲師，自此陽明常到書院講學，不但興起貴州士風，連苗民都大受開化。

正德五年（一〇）陽明三十九歲

陞治廬陵

那年春天，陽明陞授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。臨行之時，貴州許多學者，和龍場的苗民，自有一番依戀，不必細表。一路北行，經過湖南常德辰州，門人莫元亨、蔣信、劉觀時等，都來拜見，談到孔子哲學，個個大有成就，陽明大喜，因住在寺院裏，再教他們「靜坐」，使自悟性體。後來又寄書說明這「靜坐」並非要坐禪入定，因爲我們終日被事物紛擊，到得暇時，靜坐一會，把放心收攏起來，心身上纔有進步。」那莫元亨是陽明門下一位研究很深，氣節很著的學者，一生學問，就在此番得力不少。

陽明一路遊覽，一路講學，直到三月裏，纔入廬陵，接印任事。說到這裏，要請讀者注意陽明自此以後，凡治民政，治軍政，以及一言一動，沒有不根據他的「良知哲學」也可以說陽明從三十九歲以後的事功，都是這「良知哲學」演成的，卻不要把他的事功和學術，看做兩事。「知行合一」陽明是躬行實踐的。落甘泉說：陽明在廬陵，臥治六月，百務具理，其實陽明在廬陵任上，那裏偷閒一天，不過他的治民政策，

專意開導人心，不像他人那種妄肆刑威，外面鬧得落花流水，好像勤於政事，裏面反擾亂民情，誰生事端，看他一到任所，先把里役一個個分頭傳來，詳細盤問，把鄰里人戶，誰富誰貧，誰奸誰良，攷察得清清楚楚，衆百姓前來告狀，把狀子一齊收好，不即開庭審理，先查攷明朝舊制，慎選里正三老，大家團坐申明亭上，傳齊投告民衆，分付各鄉里正三老，各自委曲勸諭，個個悔悟息訟，多有涕泣而歸的，從此盜犯日空，又時時張貼告示，勸懲父老，叫他們督教子弟，不許遊蕩邪放，戶口繁盛地方，舉辦火政，保護安寧，立起保甲，杜絕盜賊，真把個蘆陵縣治得家家安樂，人人歌功。

那年八月，太監劉瑾，暗中謀反，大臣楊一清，攬撥太監張永，面奏正德，正德大怒，誅戮劉瑾，抄沒家財，有詔下來，命陽明入京覲見，十一月裏，陽明到京，寓居大興隆寺，後軍都督府都事 黃綰，慕名請見，和陽明談起孔孟之學，陽明喜道：「孔孟之學，斷絕已久，你從那裏聞來？」黃綰道：「雖然粗有志願，實未用功。」陽明道：「爲人最怕是沒有志向，不怕不能成功。」從此黃綰欽仰陽明，也執贄拜入門下，到了十二月，陽明陞授南京刑部主事，會和黃綰、應良等論實踐功夫，中有幾句精意道：

「聖人之心，如明鏡，纖翳自無可容，自不消磨刮。若常人之心，如垢垢，駁蝕之鏡，須痛刮磨一番，盡去駁蝕，然後纔應即見，纖拂便去，亦不消費力，到此已足誠得仁體矣。若駁蝕未去，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，塵埃之蔽，固亦見得，纖拂便去，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，終弗之能見也。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，幸勿以爲難。

而疑之也。凡人情好易而惡難，其間亦自有私意習氣，纏蔽在胸，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。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，亦見得耳，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，此功夫日無可講處，今已見此一層，卻恐好易惡難，便流入禪釋去也。」

正德六年（一五）陽明四十歲

論朱陸異同

陽明從上年十二月陞授南京刑部主事，到今年正月，改調吏部主事，留居北京。他一身拿治學間做第一件大事，而且他的治學態度和當時學者不同，因爲自己能够特具一種見識，無論那一家學說，定要拿出自己的真識見研究，斷不肯偏信一家，也不肯對於當時人所崇奉的學說，絕對不懷疑，所以能够卓然獨立，自成一家。

中國當南宋時代，有兩位大儒，並生南方，一個叫做朱熹；一個叫做陸九淵；朱子主張「道問學」；陸子主張「尊德性」；朱子主「敬」；陸子主「靜」；兩家門弟子，不把師門精義切實發揮，竟各分門戶，紛紛是朱非陸，是陸非朱，鬧個不休，到得今日，還聽見這種論調，徒費筆舌，毫無實益。在陽明時代，世人多有說他袒護陸子，其實陽明還是本自己的真識見去採用兩家精華，成就自己學說，並沒有什麼偏袒不熟當時學者，偏信朱子已久，似乎不好提到陸子，倘若偶爾提及，就要說他是陸子的信徒，這都是學者先存主

觀，遂犯這個病根。

那時有個王興菴，讀了陸子的書，心中頗覺契合，還有一位徐成之，是專信朱子學說的，兩下因此辯論起來，不得解決，徐成之便寫信請問陽明，陽明覆他一封信道：

……是朱非陸，天下之論定久矣，久則難變也，雖微吾兄之爭，興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？……今二兄之論，乃若出於求勝者，求勝則是動於氣也，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，何啻千里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？……昔者子思之論學，蓋不下千百言，而括之以「尊德性而道問學」之一語，即如二兄之辯，一以「尊德性」為主；一以道問學爲事；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，而非非之論，尙未有所定也，烏得各持一是，而遽以相非爲乎？……夫論學而務以求勝，豈所謂尊德性乎？豈所謂道問學乎？……姑務養心息辯，毋違。

細看信中，實含有兩種意思：第一種，救治學問的，先要涵養自己德性，斷不可棄實務名，去紛紛議論。古人學說的是非第二種，是說朱陸各有精華，學者應當採取精華，去成就自己學問。倘那一家學說裏確有短處，他自然會淘汰，學者反去提出，便覺多事。當下徐成之讀了陽明覆信，倒說陽明漫爲含糊兩解，好像暗中幫助王興菴似的，便再寫信去責問陽明，陽明又覆他一信道：

……僕嘗以爲君子論事，當先去其有我之私，一動於有我，則此心已陷於邪僻，雖所論盡合於理，既已亡其本矣。……興菴是象山，而謂其專以「尊德性」爲主，今觀象山文集所載，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，而自

理會文字，頗與人異者，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。其亟亟所稱述以誨人者，曰：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曰：克己復禮。曰：萬物皆備於我。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曰：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曰：先立乎其大者，而小者不能奪。是數言者，孔子孟何之言也，烏在其爲空虛者哉？獨其「易簡」「覺悟」之說，頗爲當時所疑。然「易簡」之說，出於繫辭。「覺悟」之說，雖有同於釋氏，然釋氏之說，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，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。亦何必諱於其同，而遂不敢以言，狃於其異，而遂不以察之乎？是奧之於象，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。吾兄是晦菴，而謂其專以「道問學」爲事，然晦菴之言曰：居敬窮理。曰：非存心無以致知。曰：君子之心，常存敬畏，雖不見聞，亦不敢忽，所以存天理之本然，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。是其爲言，雖未盡登，亦何嘗不以「尊德性」爲事，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？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，雖韓文，楚辭，陰符，參同之屬，亦必與之注釋攷辨，而論者遂疑玩物。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，而或失之於妄作，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，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隱。世之學者，掛一漏萬，求之愈煩，而失之愈遠，至有弊力終身，苦其難而卒無所入，而遂疑其支離，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，而當時晦菴之自爲，則亦豈至是乎？是吾兄之是晦菴，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。夫二兄之所備而是者，既未盡其所以是，則其所疑而非者，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？……夫君子之論學，要在得之於心，衆皆以爲是，苟求之於心而未會焉，未敢以爲是也；衆皆以爲非，苟求之於心而有契焉，未敢以爲非也。心也者，吾所得之於天之理也，無間於天人。

無分於古今，苟盡吾心以求焉，則不中不違矣。學也者，求以盡吾心者也，是故「尊德性而道問學」，尊者，尊此者也，學者，學此者也，不得於心，而惟外借於人以爲學，烏在其爲學也已？夫學術者，古今盡實之學術，天下之所公共，非吾三人所私有也，天下之學術，當爲天下公言之，而獨爲興廢也哉？

看他第二封信，不但第一封信裏的兩種意思，表得明明白白，不但徐王二人沒有探索到朱陸根源，徒爲意氣之爭，益發可以微明陽明治學的態度；這種治學的態度，在中國從前的學者裏面，也很少，在今日一班學者，大可取法。他以學術爲公，只知進求之於心，不問他朱子、陸子，連當時學者所諱言的佛學，也倡言吸收，門戶之見，教派之分，一律打破。在這專制時代，又範圍在這朱子勢力圈內，又處這士習頑固的環境，他公然發表這種言論，青天霹靂，膽子多麼大啊！

那年二月，做會試同考官，吏部郎中方獻夫，位在陽明之上，聽得陽明論學，深自感悔，遂執贄投拜門下。又在京師和湛若水、黃綰三人，訂終身之盟，三人辦公餘暇，必會在一起，談論聖賢哲學。

正德七年（一五一五）陽明四十一歲

與徐愛論學

三月，陽明陞做致功郎中，十二月，又陞授南京大僕寺少卿。海內學者，都聞風興起，同來投拜門下，有陸、孔、鄒、顧、薛、郝、一、初、方、獻、科、王、道、榮、毅、萬、湖、陳、鼎、唐、闕、路、迎、孫、瑤、魏、廷、霖、詹、鳴、鳳、林、遠、陳、沈、應、良、朱、節、蔡、宗。

齊魯愛一畫，陽明出京時候，緣巧徐愛也以鄆州知州致滿道京，陞授南京工部員外郎，便與陽明同舟南下，便道歸省。一路之上，徐愛請問大學「在親民」知止而后有定」和陽明所講「至善只求諸心」許多問題。陽明一一和他解釋，徐愛聽得踴躍痛快，如狂如醉。這幾條問答，都載在傳習錄卷首，所以後來徐愛說：先生之學，爲孔門嫡傳，舍此皆傍溪小徑，斷港絕河了。

正德八年（三五）陽明四十二歲

遊遊山水

陽明治學，有兩種得力的境界。第一種是靜坐；便在這靜中，收起放心，冥思默想，參悟不少。第二種是遊歷；便在這山水中，開託胸襟，放大眼光，也啟發不少。那年疏請省親，給假回越，二月到家，便約同徐愛要出遊天台雁蕩，一時被親戚絆住。到五月終，纔從上虞直到四明，遊觀白水龍谿、杖錫、雪竇、千丈巖諸名勝，打算從奉化取道赤城，一路遊去，卻值天久不雨，見那山田，乾得憔悴可憐，陽明心中，大爲不忍，便從寧波回歸餘姚。一路之上，講道論學，不但自己別有感覺，連徐愛等一班從遊之士，都大受點化。

到了十月，陽明往安徽 徽州，督理馬政。事簡官閒，徽州地方，又山水佳勝，便日與門人遊遊鄧埠、讓泉之間，每到月下，從者數百，環坐龍潭，大家唱歌取樂，聲振山谷。門弟子隨地請問，陽明隨問答解，個個踴躍鼓舞，連一班老師宿儒，都來聚會，從遊之衆，徽州爲始，有個門人叫做孟諤的，也學著靜坐，那知穩坐下去，各

種思慮便紛雜，集竭力凝神扼制，無奈此念一去，彼念又來，禁止不得，便來請問陽明，教他「不要把思慮勉強禁制，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。」又有個劉易仲，從湖南辰州遠來滁陽，侍候多時，還沒通過來，一天候着機會上去請問陽明，道：「先生和我說了罷？」陽明答道：「陸子喫苦瓜，與你說不得，爾要知我苦，還須爾自喫。」易仲聽罷，點頭大悟。

正德九年（一四五）陽明四十三歲

警誠學者

陽明在滁七月，陞授南京鴻臚寺卿，臨行之時，滁州許多門人故友，直送到烏衣，還依依不捨，大家留居江浦，候陽明渡江，陽明因賦詩道：

滁之水，入江流，江潮日復來滁州。

相思若潮水，

往來何時休？

空相思，亦何益？

欲慰相思情，不如崇令德。

獨地見泉水，隨處無弗得。

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聞？

君不見堯叟與舜堦？又不見孔與籬，對面不相識？

遊旅主人多殷勤，出門轉盼成路人！

陽明一班門人故友，讀了這詩，大家各各回去，努力自修。陽明渡過江來，入了南京，門人徐愛，也在南都。又有黃宗明、薛侃、馬明衡、陸澄、季本、許相卿、王激、薩儒林、遠、張寰、唐愈、賈鏡、文璧、劉觀、時、鄭、周、積、郭、慶、燦、惠、劉、曉、何、靈、陳、傑、楊、杓、白、成、彭、一之、朱、茂、一班門人，同聚師門，朝夜磨勵，一刻不懈。一天，有個客人對陽明道及滁州一班學者，近來多放言高論，漸漸遠背先生之教。陽明嘆道：「這幾年來，我爲着士林風習卑污，纔引接他們向高明一路走去，矯正現時弊風，乃知今日學者，漸漸流入空虛上去，好個脫落新奇的議論，我也知自悔了。」因此陽明在南都論學，只對學者「存天理，去人欲」，做那省察克治的實功。

門人中王嘉秀、羅廬二人，好談仙佛。陽明警誡二人道：我幼時研究聖學不得，也曾去學仙學佛，後來困居龍場，得見聖人端緒，大悔錯用功二十年。釋老之學，他的好處，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，所以很不容易辯明，只有篤志聖學的人，纔能够究析他的隱微，斷不是靠着個人測度，能够及到的呀！

正德十年（一五一五）陽明四十四歲

留居京師

警誡學者 留居京師

陽明在這幾年中，他的志願，只想去官南歸，在天台雁蕩之間，結個茅廬，一心和學者倡明孔孟哲學，他講習的主義，越說越簡，到此只講「良知」兩字。正月進京，便上疏乞休，朝廷不允；八月上疏乞歸養病，又不允；他祖母岑太夫人，年已九十六歲，陽明日夜想回去省視，無奈朝命難違，所以在六月裏，先命他兄弟守文南下，隨行之時，陽明握手相送，高聲歌道：

爾來我心喜，爾去我心悲！不爲倚門念，吾寧舍爾歸。長途正炎暑，爾行慎與居。涼茗莫頻啜，節食但無饑。勿出船旁立，勿登岸上嬉。收心每澄坐，適意時觀書。申洪（爾調）皆冥頑，不足長嘆咎。見人勿多說，慎默直如愚。接人莫輕率，忠信持讓卑。從來爲己學，慎獨乃其基。紛紛多嗜欲，爾病還爾知。到家良作樂，怡顏報重闈。昨秋重蒙去，今夏成人歸。長者愛爾敬，少者悅爾慈。親朋稱嘖嘖，羨爾能若茲。信哉學問功，所貴在得師。吾非崇外飾，欲爾沽名爲。望爾名儘儘，聖賢以爲期。九兄及印弟，誦此共勉之。

正德十一年（一五六）陽明四十五歲

巡撫南贛

江西南贛地方，東接福建，南連廣東，西通湖南，是四省要區。而且山險林深，盜賊最易盤據，四出窺伺，劫掠大爲地方之害。從前陳金、俞諱等，先後領兵前往搜討，未能盡搗巢穴，官兵去後，他們依舊囂聚橫行。橫水、左溪、潯岡，有個大賊首叫做謝志瑞，上中下三兩頭，有個大賊首叫做池仲容，都聚衆稱王，劫掠府縣。大

廣賊首陳日龍，大帽山賊首蕭富，又互通聲氣，遙相應合。於是江西、福建、廣東、湖廣交界一千多里地方，偏處是賊，聲勢浩大，不但府縣個個聽命於賊，連江西巡撫文森也束手無策，託疾避去。朝廷聞知，大爲震恐，兵部尚書王瓚，知陽明才堪大用，一力保奏，朝旨下來，陞授陽明爲都察院左叅都御史，巡撫南贛汀漳等處。陽明上疏懇辭，朝廷不允，督旨益嚴。陽明受命南下，當時大臣中就有人說：「陽明此番前去，必定立功。」也知他的學養功夫，已到火候了。

正德十二年（一七一）陽明四十六歲

江西平寇

陽明一路進發，行到江西吉安府萬安縣地方，忽報流賊數百，沿途劫掠，商船不敢前進。陽明下令聯合商船，結成陣勢，揚旗鳴鼓，準備開戰。流賊聽見官兵聲勢利害，一齊奔伏岸上，大呼道：「饑荒流民，乞求賑濟。」陽明把船停泊岸傍，差人曉諭賊衆道：「本院到得南贛，即便差官前來，撫插爾等，爾等各安生理，毋得作歹爲非，自取殺戮。」流賊聽罷，個個怕懼，一齊散歸。行到正月十六日，纔入南贛，告示開府。陽明暗暗打聽，知道贛州人民，多數是山賊耳目，官府舉動，還未做出，山賊已先得知，軍門裏有個老練，最爲奸滑。陽明偵探着實，出其不意，把他傳進臥室，厲聲喝道：「事到如今，只有生死兩路，聽你的便罷。」老練情知奸情敗露，抵賴不過，只得一一實說，叩頭免死。陽明轉打了個利用他的主意，仍舊聲色俱厲的說道：「今日

赦你一死，以後得知賊情，不許隱瞞，倘有報告不實，便難活命。」老練叩頭退出。

陽明要杜絕盜賊踪跡，先編十家牌法，使十家爲一牌，詳開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，日輪一家，沿門按牌查察，一遇面生可疑之人，立刻報官審問，倘有隱匿，十家連坐，一面告諭父老子弟，務要仁慈，子孝兄愛，弟敬，夫和，婦隨，長惠，幼順，小心以奉官法，勤謹以辦國課，恭儉以守家業，謙和以愛鄉里，心要平恕，毋得輕易忿爭，事要含忍，毋得輒興詞訟，見善互相勸勉，有惡互相懲戒，務興禮讓之風，以成敦厚之俗，這是陽明第一件正本清源的辦法。

第二件，要去平寇，便須練兵。從前贛南一帶，每聞盜賊猖獗，就會奏請調土軍抵邊，往返費時，糜費錢糧，待得兵集舉事，盜賊已經退居山谷，一個不見，打聽得官兵班師，他又四出騷擾，如此日積月累下去，不但屢失機宜，反大張盜賊氣餒。當下陽明細細一想，這臨時調兵和長期屯兵兩種辦法，都極不妥，非選練民兵，斷難收功。即暗暗傳知四省兵備官，從各屬弩手，打手，機快，等項，挑選驍勇絕倫，膽力出衆的，每縣多或十餘名，少或八九名，合計江西福建二兵備，大約各五六百名，廣東湖南二兵備，大約各四五百名，中間倘有魁傑出衆的，多給糧餉，升做將領，把南贛兵備做大本營，自行編選，其餘四兵備官，從每縣原額數內揀選可用兵士，酌留三分之一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，專門守城防隘，餘下一分，揀選疲弱不堪的，豁免差役，只出工食，追解該道，以益軍實，所募精兵，專隨各兵備官屯紮，另行選官，分隊統帶，認真教習。如此一來，各縣

屯成的兵，足以謹守防截。兵備召募的兵，可以應變出奇。

布置妥當，密令各省兵備官調兵要道，分斷山賊，使他彼此不得連絡。又委官統領，準備夾攻。各山洞賊，都以為陽明初到，雖然各方新有設備，究竟兵力薄弱，又把些文縷縷書生出身的府縣官，充當將領，那裏够得一陣新殺，暗暗好笑，打算趁此機會，乘齊衆賊，殺個下馬威，好教陽明安身不得，便也暗暗調動，準備大殺。陽明探聽明白，心中大喜，急忙密令諸將道：「各山洞賊，既離巢穴，利在速戰，各軍可乘險設伏，厚集以待，各鄉村往來路徑，各張疑兵，使他進無所獲，退無可據，不過旬日，可以生擒，一違節制，便當軍法從事。」各軍得令，安排去迄。陽明知道軍門裏許多門皂、門軍、吏書，連那市上陰陽占卜人等，都和山賊私通，日在官府左右，打聽動靜，不但言出於口，賊已先知，連官府的意向顏色，賊都曉得，陽明便故意指東說西，指西說東，混亂他們觀聽，又常常叫進陰陽，命他擇日出師，陰陽擇定日期，他偏不用，有時決定佞用，到臨時忽又中止，有時明令整兵飽食，準備出發，卻又按兵不動，弄得各山洞賊，滿心生疑，六神無主。

雖知陽明從正月十六開府，不過十日，已布置妥貼，密令各路從徑道進兵，行至長富村，遇賊大戰，擒斬拿獲無算。賊敗奔象湖山，依險把守，官兵追到蓮花石，安營對壘，南方廣東兵，也急急趕到，打算前後合圍，山賊見勢不佳，舍命突圍而出，指揮官覃桓、縣丞紀鏞，馬陷陣亡，諸將紛紛進帳，力請奏調兵，待到秋分，再行大舉，陽明怒責諸將失機之罪，使立功自贖，把賊黨和官兵雙方情勢，透澈申明，於是觀率銳卒，進屯

上坑，就伴借賭破論，假意傳令備乘退時，候來歲秋令，再行大舉，借此懈怠賊心，卻巧廣東布政使邵賈，路過到此，陽明暗自歡喜，一面差義官曾崇秀，密探山賊虛實，果然疏懈，不做準備，即遣兵分三路，約定二月十九日，趁着月光未明，喇叭並進，奪據隘口，一面借謠送劉賈爲名，領兵從官道出發，掩飾衆賊耳目，到得夜半，陽明自領百騎，傳令合擒象湖山老巢，那時山下要隘，盡被三路官兵奪去，賊兵分據絕徑，跳躍如飛，驍勇非常，官兵步步上逼，賊在上層樓，把滾木礮石，四面飛打下來，死守不退，官兵奮勇壓戰，自辰至午，喊聲振地，福建、廣東、湖南三省奇兵，又從間道鼓噪突登，賊纔大敗，驚竄，官兵乘勝追殺，分路收捕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賊巢三十餘處，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賊巢十三處，斬殺賊首層師富溫、火燒及賊黨七千有餘，俘獲牛馬貨物無算，前後不過三月，漳南數十年盜寇，全數掃平，上疏奏捷，不居己功，從征將士，奏請勅賜獎賞，陸賈有差，四月，班師回贛，設立兵符，認真演習，準備掃蕩橫水、左溪、桶岡、荆頭諸大寇，並在河頭地方，奏設平和縣，治理山民，永絕後患。

九月，朝廷有旨下來，陸授陽明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，並給旗牌，得便宜行事，那時漳寇雖然平定，樂昌龍門一帶許多賊巢，還嘯聚不散，陽明本意，着重撫化，非到萬不得已，纔用兵勦伐，便差人携帶牛酒，銀布，前往犒賞，並發一道極痛切的告示，曉諭他們道：

……人之所共耻者，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，人心之所共憤者，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，今使有人爲爾

等爲盜，爾必憤然而怒。又使人焚爾室廬，劫爾財貨，掠爾妻世，爾必懷恨切骨，寧死必報。爾等以是加人，人豈有不怨者乎？人同此心，爾事獨不知，乃必欲爲此，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，或是爲官府所迫，或是爲大戶所侵，一時錯起念頭，誤入其中，後遂不敢出，此等苦情，亦甚可憫，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。爾等當時去做賊時，是生人尋死路，尙且要去便去，今欲改行從善，是死人求生路，乃反不敢耶？若爾等首如當初去做賊時，拚死出來，求要改行從善，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。爾等久習惡毒，忍於殺人，心多猜疑，豈知我上人之心，無故殺一雞犬，尙且不忍，況於人命關天……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，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，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。惟是爾等冥頑不化，然後不得已而興兵……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，亦是誑爾，若謂必欲殺爾，又非吾之本心。爾等今雖從惡，其始同是朝廷赤子，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，八人爲善，二人背逆，要害八人，父母之心，須去二人，然後八人得以安生，均之爲子，父母之心，何故必要偏殺二子，不得已也。吾於爾等，亦正如此。若此二子者，一旦悔惡遷善，號泣投誠，爲父母者，亦必哀憫而赦之，何者，不忍殺其子者，乃父母之本心也。今得遂其本心，何喜何幸如之。吾於爾等，亦正如此。爾等爲賊，所得苦亦不少，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，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，用之於耕農，運之於商賈，可以坐致饒富，而安享逸樂，放心縱意，遊觀城市之中，優游田野之內，豈如今日，出則畏官避警，入則防賊懼勦，圖形遺迹，憂苦終身，本之身誠家破，妻子隳辱，亦有何好乎？爾等若能聽吾言，改行從善，吾卽視爾

爲良民，更不追爾舊惡；若習性已成，難更改動，亦由爾等任意爲之。吾南關兩廣之猖獗，西關湖湘之土兵，親率大軍，圍爾巢穴，一年不盡，至於兩年，兩年不盡，至於三年，爾之財力有限，吾之兵糧無窮，縱爾等曾爲有翼之虎，詎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！嗚呼！民吾同胞，爾等皆吾赤子，吾終不能撫恤爾等，而至於殺爾，痛哉！痛哉！與言至此，不覺淚下……

這通告示張貼出去，果然有無質好些的會長，像黃金巢、盧河等，率衆來降，情願效死，答報編有那江西湖南廣西三省接近的桶岡、橫水等賊巢，和江西廣東福建三省接近的涇頭等賊巢，特着賊兵衆多，橫行不改。到了十月，忽聞橫水、桶岡的大賊首謝志珊，率領大賊鍾明貴、蕭規模、陳日能等，並約合樂、昌賊、首高快馬、大修、戰具、添造、呂公車，趁着廣東官兵有事，府江要進攻破南、康、乘虛、入廣，希圖大舉，那時湖廣巡撫都御史 秦金，差人下書，請三省夾攻，陽明因傳集府中從事商議破敵之計，大家紛紛不定。陽明道：「桶岡、橫水、左溪、諸賊、茶毒三省，爲害雖同，事勢卻各不相同。從湖廣方面論，桶岡是咽喉，橫水、左溪是腹心。從江西方面論，橫水、左溪卻是腹心，桶岡便成羽翼。目下我兵坐鎮南贛，當然要拿江西做本位，倘不除去江西腹心之害，反和湖廣夾攻桶岡，進兵兩寇中間，腹背受敵，勢必不利。今我出其不意，進兵速擊，可以得志。橫水、左溪得手，再攻桶岡，便勢如破竹了。」即升帳傳令，命指揮鄭文領兵千餘，從大庾縣、義安一路前進；知府唐淳領兵千餘，從大庾縣、尋都一路前進；知府李敷領兵千餘，從大庾縣、程下一路前進；縣丞舒富領兵千

餘，從上潛縣金坑一騎前進；自己也領兵千餘，從南康進屯...。十一月十一日，賊軍齊會，直搗橫水。老某又令副使楊璋，參議黃宏，監督各營官兵，往...。在後催促。十月初七日，各哨齊發。初十日，陽明行到至坪，探卒報說：「賊在各地險隘，設營...。」陽明暗想賊已據險，勢難即近，便率兵乘夜備進，離賊寨三十里下寨，派人伐木立柵，設壕，陽爲久屯之計。賊首謝志瑞也出山探望，只道大兵未集，戰期還遠，又料必約湖廣兵夾攻桶岡，然後回兵再攻左溪橫水，如此，正好放他過去，在後襲擊，計算已定，暗自歡喜。

陽明安營已畢，便差人召集許多善於登山的樵夫，合着鄉兵，派官分領，共約四百人，各給一旗，多帶快炮鈎礮，從間道攀山崖而上，分布遠近山頂，多掘窠坎，預備草茅，約定時刻，張立旗幟，舉炮縱火相應。又令千戶陳偉高峇，各領數十名壯士，緣崖而上，專奪賊險，盡發其滾木礮石，也約期行事。十二日黎明，陽明進兵到十八面隘，賊依險迎敵，兩軍正在酣戰，忽覺遠近山頂炮聲如雷，煙焰四起，官兵旗號處處飄颻，各路又呼哨，遍旆齊發，山賊驚惶失措，以爲各處巢穴都被攻破，便棄險亂退。不料指揮官謝飛、馬廷瑞突入賊巢，到處縱火追殺，賊軍退無所據，各路官兵又如期合圍，總大敗奔潰。生擒大賊首謝志瑞，斬獲賊首五十六名，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顆，拿到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名，其餘軍仗、牛馬、什物，不計其數。見連日霖雨，便下令休戰備賞。

二十七日，蕭蔣乘勝進攻桶岡。陽明知道桶岡是個天險，四山壁立萬仞，中間盤旋百餘里，連峯插天，處處深林絕谷，不見日月，便傳書潯州，嚮導回說：「桶岡山賊出入要道，只有鎮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，處處架梯梯壑，壁懸絕壁而上，只有上章一路，稍微平坦，卻在湖廣那邊，繞道過去，須得半月路程。」陽明聽罷，暗想賊據天險，坐發礮石，已足敵我，倘使勞師遠進，又極不便，況且橫水左涇餘賊，都逃入桶岡，同難合勢，守戰必用全力，如今要想乘全勝之鋒，兼三日之程，爭百里之利，去頓兵險地，真是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了。想罷，決計把大營移屯近城，休兵養威，派人前往曉諭，乘他猶豫之際，暗暗發兵襲擊。便傳令將擒獲賊目鍾景，押進帳中，命釋其縛，放回山去，勸令投降。當下鎮匙龍奉命而行，緝入賊營，見過大賊首藍天鳳，約會衆賊，到鎮匙龍聚議，橫水石溪奔來的賊衆，堅持不降，往返遲疑，把準備迎敵的事，掉在腦後。那天早晨，天方大雨，各賊會議未散，忽見各地敗兵紛紛報來說：「四山險隘，都被官兵攻破。」衆賊聞信，都驚惶亂散。藍天鳳鎮壓不住，急急驅遣男女賊衆一千餘人，把住內隘，絕隔水列成陣勢，安排未畢，見官兵渡水來擊，分部左右夾攻，支持不得，且戰且退，戰到午刻，雨止，天晴，官兵格外鼓勇前進，賊衆大敗。這樣險地，陽明怎樣能取勝的呢？原來陽明命鍾景去後，即傳令縣丞舒富領兵數百，屯鎮匙龍，逼賊出降。令知府那珣遣兵茶坑，知府伍文定遣兵西山界，知府唐淳遣兵十八磊，知縣張繼遣兵葫蘆洞，一律限那月晦日，乘夜趕到分地，各兵到時，果見賊兵不備，奮力進攻，大破賊巢三十餘處，擒斬大賊首

天鳳等三十四名，作賊首級一千一百零四顆，生擒賊屬二千三百零一名。一面料理善後事宜，一面上章奏捷，並請在上嶺大庾南康三縣中間，添設崇義縣治分設巡檢司，扼守要害。到了十二月，班師回轅，路過南康，百姓沿途頂香迎拜，所過州縣隘所，大家建立生祠，遠鄉民戶，各畫像祖堂，歲時拜祀。

當年春間大賊首謝志瑞時，陽明道：「你這許多黨羽，怎樣得來的？」志瑞答道：「也不容易。」陽明便問「怎樣？」志瑞道：「平生遇着世上好漢，斷斷不輕易放他過去，百計釣誘，知他愛喝酒，便儘量縱他喝個痛快，知他沒錢使，便竭力去周濟他，待他感恩知德，和他說出實情，就沒有不答應的了。」陽明聽着這番誘人做賊的話，心中大受感觸，退堂下來，和隨從的門人說道：「我們儒家一生求朋友的好處，與這個難道有二樣麼？」

正德十三年（一五）陽明四十七歲

征服三湘

陽明自到南贛開府，雖然天天在那裏策畫平寇方略，征勦安撫，政務忙碌，却並不提倡孔孟學說的大事，一剎忘掉，依舊和門人講說，也常常給信一班學者，去勉勵他們，看戊寅（即本年）與人論學的書也就很多，中間有兩句說：「此間朋友聚集漸衆，比舊頗覺興起。」便可知道又看他與薛侃書，借題發揮

警傷不少時進：

「即日已抵龍南，明日入巢，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，賊有必破之勢。某向在橫水，嘗寄書仕繼云：『破山中賊易，破心中賊難。』區區翦除竄竊，何足爲異？若諸賢播蕩心腹之寇，以收廓清平定之功，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，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，捷奏有期矣，何喜如之！」……

湖廣閩贛四省交界諸寇，次第平定，只有淵頭山賊 池仲容，又叫做大樹，依然聚衆稱王，擾害百姓。陽明上年去攻橫水時，深恐淵頭乘其間隙，便派人多發告示，勸令投誠。衆賊看了，大家感動，情願爲善。獨有池仲容和衆賊道：我等做賊不是一年，官府來招，也不止一次，紙上說話，怎好憑信？且待金巢等投降以後，果然沒事，再作計議。那淵頭賊目金巢等，天良發現，情願去做新民。池仲容留他不得，只好聽其出山。金巢等投到軍門，陽明釋其罪惡，推誠安撫，新民個個悅服。於是運出五百人，隨征橫水。後來池仲容聽得橫水攻破，心中着實怕懼，然而他那良心，依舊一絲沒有萌動。看看兵機一天追似一天，他想出一條緩兵之計。命他的兄弟池仲安，帶領老弱二百餘名，假意投奔軍門，情願隨衆效死，好乘機探看虛實，準備內應。陽明是心學功夫最深的人，他那一顆心，像明鏡一般，當下把池仲容的來意，照個透亮，但他有一個主張，以爲世上沒有不可化的人類，便將計就計，想去教育一番，卽則受降，把來衆妥爲安置，小心提防。待得進兵橫水，命池仲安帶領部下，到上新地去截路，使他消息隔斷，路遠難歸。那時池仲容已竟疑惑不定。後來聞得

福國又破，格外發急，纔大修戰備，準備迎敵。陽明也差人前往，賞賜兩頭各會長牛酒，藉此觀察動靜。池仲容情知隱飾不過，對來使詐說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陳英等，將來掩襲，所以預做防備，並非憂慮官兵。差人回報，陽明佯為聽信，大怒盧珂等何得擅兵警殺，立刻派官查察實情，並傳令伐木開道，將回兵兩頭，取道討伐。賊衆聞知，且喜且懼，也差人來到軍門叩謝。原來盧珂等本是龍川舊招新民，部下有三千人馬，却被池仲容威勢所逼，封做金龍霸王，然本心不願從賊，聞得陽明聲威遠大，盧珂便收拾偽官爵印信，趕來自首。正值陽明假意發怒之時，裝做不信，暗暗囑付行杖人手下留神，喝令將盧珂捆綁起來，打了三十大杖，押入牢中，又使人密告用意。盧珂心中明白，派人回去整頓兵馬，聽候調遣。陽明又差人到潮頭用好言慰諭池仲容，暗中結納親信頭目，勸同部下自來投訴，然後班師回贛，這是上年閏十二月的事。

陽明回到贛州，召巡捕官入內，佯言道：「如今大征已畢，又值時和年豐，這也是難得的奇事，可傳令民家，慶作鼓樂，大張燈綵，官民同樂，聞得那些樂戶們，現多住龜角尾，恐招盜匪，可一律遷入城中。」又下令大享將士，散兵歸農，示不再用。於是贛州城中，家家張燈，處處擊鼓，商旅雲集，百戲爭奇，賊衆打聽明白，自是歡喜，也就解嚴不備。那池仲容心中，究竟有些疑惑，和親信賊目言道：「若要伸，先用屈，贛州的伎倆，必須親去勘破纔好。」於是率領麾下悍首九十三人，親來贛州。陽明探得池仲容果然上路，密派人先行各屬，勸兵分哨，候報出發，又派千戶孟俊，督領盧珂部下防變。那池仲容到得贛州，安營教場，自與數人親投

軍門進見，陽明一看，厲聲喝道：「爾等都是我的新民，爲什麼不全體進見？反安營教場，難道還疑心我麼？」
仲容聽罷，惶恐不堪，連稱「不敢冒昧叩見，所以安營在外，聽候大府命令。」陽明便差人引他們到祥符宮安住。賊衆聽見物字清潔，各各歡喜，這是上年閏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事故。自此府中官僚，逐日盛設羊酒，輪流犒賞，把池仲容伴住館中，又製成青衣油靴，教賊衆學習禮節，借此攷察他們志意的向背，無奈那些山野悍賊，良心汨沒已久，貪殘成性，不可教化，常常出外吵鬧滋事，城中士民怨聲載道，都說陽明養寇貽害。陽明聞知，纔有殺傷他們的意思。過了數日，池仲容稟辭回山。陽明道：「此去三洲，須得八九日路程，今年未必趕得到山，就使到得，新正又要來趕拜正節，何必這樣自取勞苦呢？況且目今燈綵正盛，還是盤桓數天，到正月回山罷。」池仲容只得聽命，天天喝酒看燈，度過殘年，拜罷元旦正節，卻又稟辭。陽明道：「待吾犒賞正節，再行動身。」正月初二日，傳令有司，設大烹於祥符宮中，準備明日大宴。當晚密令龍光暗領甲士，設伏府中。初三日早，引池仲容等入府，出其不意，個個擒拿。陽明升堂推問，拿出盧珂告狀，擲與池仲容觀看。池仲容無法抵賴，只得招認，便分別監斬。事訖，陽明暗想不能感化諸賊，必致殺戮，心中着實不快。到了午上，竟眩暈嘔吐，水漿不入。

當日晚間，陽明依舊起來，急急傳令催發各縣屬兵，限初七日入巢。各哨兵多從徑道疾進，自己也率領轄下官兵，從龍南冷水直搗下寨。大巢賊散處不備，忽聞官兵四路並進，驚懼出寨，盡發精銳千餘，擁

設伏，并力迎敵於龍子灘。官兵聚做三衝，犄角而前，大戰良久，賊連敗連戰，奮擊數十合，幾失上中下三洲，共破賊巢三十八處，擒斬賊首五十八名，從賊二千餘名，餘賊都向九連山，狂奔而去。

那九連山在廣東惠州連平東面，周回數百里，四山石壁峭絕，環連九縣，比兩頭形勢，格外猛烈，惡是個著名老巢，離兩頭又須半月路程。陽明因為大功將成，怎肯放過，領兵急急追趕，將到九連，探得賊已據險，且把大兵就林木深處，暗暗紮住，另選精兵七百，取出兩頭搜來賊衣，個個換上，候着暮色蒼茫的當兒，裝做敗奔模樣，直向山賊所據的崖下，澗道，狂奔而過，賊衆以為回窠，多從崖下招呼，官兵也假意應諾，賊衆疑信參半，不敢攻擊，官兵渡險，即轉入山上，斷其後路。當夜陽明料定兵已深入，必能得勢，預令各哨官兵，四路埋伏，遇賊遂擊。次日，山賊探明誤放官兵入據要隘，急合力衝打，官兵反客為主，從上下擊，賊兵正支持不來，忽又聞西路伏兵大起，嚇得驚惶亂竄，雖知去路盡斷，那裏得脫，當下擒斬無算，搜獲男婦牛馬器物，不計其數，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，以及遠近村寨，一時被賊脅迫，從惡未久的，勢窮計迫，都聚在九連山谷口，呼號痛哭，誠心投降。陽明派知府邢珣，前去驗實，酌量賞治，詢錄名數，安插在白沙地方。陽明一面上章告捷，一面相度地形，在兩頭奏設平和縣治，留兵防守，班師回隴，一路百姓焚香進道，歌功頌德，不必細表。

四月 布告教育宗旨

在服三洲 布告教育宗旨

贛州民風鄙野，又多和盜賊相通，那時可算得沒有文化，陽明因為盜賊稍平，民困漸息，急急把增進社會文化，看做根本上第一件大事，要增進文化，全仗興學，興學有效，全仗教育，教育得法，全仗教師，懂得兒童心理，這是一定的順序，明朝的小學，叫做「社學」，當下陽明班師回贛，即告諭所屬各縣父老子弟，興立「社學」，延師教讀，陽明親定「教條」，頒行各處，又做了一篇訓蒙大意，布告教讀劉伯頌等道：

今教童子者，當以孝悌忠信，禮義廉恥，為專務，其培植涵養之方，則宜誘之「歌詩」，以發其志，意導之「習禮」，以肅其威儀，諷之「讀書」，以開其知覺，今人往往以「歌詩」為習禮，為不切時務，此皆末俗庸鄙之見，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？大抵童子之情，樂嬉戲而憚拘檢，如草木之始萌芽，舒暢之則條達，播擲之則衰痿，故凡誘之「歌詩」者，非但發其志意而已，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。導之「習禮」者，非但肅其威儀而已，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，拜起屈伸而固其筋骸也。諷之「讀書」者，非但開其知覺而已，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，抑揚諷諭以宣其志也。若責其檢束，而不知導之以禮，求其聰明，而不知養之以善，彼視學舍如牢獄，而不肯入，視師長如寇讐，而不欲見矣，求其為善也得乎？

這一篇訓蒙大意，倘把他細細演繹出來，可以成一部「陽明教育」的專書，他所以能够發見這種有價值的「兒童心理學」和這種有價值的「教學科目」，都從他的「良知哲理」裏面化生出來的，而

且他的根本教育，完全注重小學，是中國前教育家中有數的主張。他既然注重小學，所以對於小學教師，看待極重，督責也就極嚴。陽明一面興立「社學」，一面舉行「鄉約」，常常勸諭，時時查察，出入街市，遇着人民，叉手拱立，表示敬意，立刻贊賞，調誘經過這一番倡導，居然贛州市民，往來街市，都冠服整齊，儀態雍雍，里巷村麓，到處有「歌詩」「讀書」之聲，從前鄙野之風，就此大變。

那時却有兩件事，不但引起當時學者的爭論，還惹動後世學者的許多攻訐。第一件是刻古本大學；第二件是刻朱子晚年定論。這兩件事，讀者須另行研究，不再細表，還有表章陸象山的後代，和修康溪書院兩件事，也與學風很有關係。

正德十四年（一九五）陽明四十八歲

平定宸濠

贛南一帶，盜賊稱平，朝廷嘉獎陽明功績，陞授都察院右都御史，監子錦衣衛，世襲副千戶。陽明一再上疏，懇請放歸田里，大臣中忌他的，多主張准其所請，獨有尚書王瓊，和料江西事，王宸濠必將謀反，竭力要安置陽明在江西，暗暗防變，卻巧有福州三衛軍人進良等，脅衆謀反，就借此奏明正德，命陽明前往福建，勸處叛軍，陽明乞休不准，只得奉旨，在六月九日動身，十五日午上行到豐城縣界，忽見知縣顧泌，倉皇迎來，稟說「壽王宸濠，脅衆叛國，且發兵前來追劫。」陽明聽罷，默然不語。

原來江西宸濠，世有異志，傳到宸濠，格外奸惡。正德初年，就內通太監，外結奸豪，閉得安成舉人劉養正，能詩能文，名重一時，竭力招進府中，裝做會賢禮士的幌子，去鼓動人心，日夜毒害富民，收刮財物，放縱大賊閔念四、凌十一等，四出擄掠，屯糧聚金，招兵買馬，想學他老祖宗燕王越的故事，入承大統。一天，正德在宮，看到宸濠暗囑江西當道稱揚自己的賢孝一疏，便疑道：「保官好陞，保王賢孝，他要怎樣呢？」當下有個太監聞知，把正德疑心的話，出宮傳語大臣。於是各大臣有暗中主持的，有明裏奏發的，正德准奏，特差太監顧義、驢馬都尉崔元、都御史顏頤壽，前往江西宣諭，並革除他的護衛。然而正德背毅然決然的下這道勅旨，暗中還有一個原故：那時有個伶官叫做戚實，正德最爲寵幸，宸濠聞知，特差秦榮北上，借看學習音樂的名兒，私送白銀萬兩，金絲寶壺一把，巴結得戚實滿心歡喜，甘心和宸濠私通，從此宸濠的著名偵探林華等，多藏在戚實家中，戚實特地把家屋多造複壁，外面看去，只見一座一座的木屑櫃着，把廚門開將進去，便是一道長巷，暗通密室，躲藏逃避，十分安便。一天，正德幸遊戚實家中，戚實取出那金絲寶壺來斟酒，正德看時，精巧可愛，因問戚實從何處得來，戚實侍着皇上寵愛，並不隱瞞。正德道：「實叔爲何不獻給我呢？」那時小劉隨駕在側，深恨宸濠沒有孝敬到他，便把正德的話，記在心頭，回得宮來，笑着對正德道：「爺爺到還想實王的物事呢，實王不想爺爺的物事就夠了！難道記不得江西當道薦的疏麼？」正德一聽，心中大疑，纔准諸大臣所奏，一面差官南下，一面抄查戚實家中，林華聞信，急從複壁脫逃，星夜策

馬兩下，飛報齊王，正值齊王壽誕，大會宴樂，忽聞驚報，大家面面相覷，草草散筵。宸濠召心腹計議，劉俊正道：「事已危急，明日衆官入謝，即可行事。」當夜，集兵以待，明早，諸司入謝，宸濠出立露臺，大聲宣言道：「你們知得大義麼？」御史孫燧等應口反對，宸濠大怒，立命左右拿下，拖出惠民門斬首。午上，嚴嵩密布天空，陰暗異常，宸濠下令剛毅巡諸司下獄，收奪印信，衆官多有不屈面死的，便設立屬官，命吉、賀、余、欽、萬、銳等爲太監，迎接李士實爲太師，劉養正爲國師，閔、念、四等多爲都指揮，其餘官屬，不必細述。傳檄遠近，改革年號，分派親信四出收兵，招羅亡命，逼勒壯丁，兵勢浩大，人人震恐，豐城、知縣、顧、泌、聞、繼、飛、報、陽、明。那時，陽明默然良久，暗想手下無兵，倉卒之間，又微調不及，如此，怎好勤王，想了一會，決計打定主意，趕回吉安，再定辦法。卻值南風大作，船家又聽得宸濠發兵追來，嚇得不敢回船，便借逆流無風，不好開行的話，回絕陽明。陽明仰天長嘆道：「天若哀憫生靈，願即反風，若無意生民，我王守仁無生望了！」不一刻，風勢漸轉，張帆盡起，船家依然不動，陽明大怒，抽出佩劍，頓把船家的耳朵割下，纔回船進發。陽明也知道自、己、環、着、南、昌、上、游，宸濠要斷絕後顧之患，決不會輕易放過，必有追兵前來，勢將不利，便心生一計，隨把衣冠脫下，和麾下二人兩相換過，命那人安坐大船，自己暗與幕士、蕭、萬、雷、濟一班，悄悄喚隻漁船，暗伏船中，急急向吉安進發。那大船行未一刻，果見宸濠派內官喻才，領兵一千多名，飛追而來，趕到那大船，拿住假陽明，將要殺死，一人道：「殺了他有什麼好處？」纔捨下大船，四下追尋而去。

當夜，陽明行到臨江，知府戴德驍大喜，請入城關度。陽明道：「臨江地臨大江，又與省城相近，是個衝道，不如吉安爲便。」又把宸濠的進兵方略，細細推想，分做三條計策，和幕士道：「宸濠若出上策，直向北京，出其不意，國家就很危險了；如若出中策，順流而下，東取南京，大江南北，也要被密；如若出下策，僅僅據着江西省城，那勤王的事，還容易做得；說到這裏，胸中靈機獨斷，看定第一要着，在退南北兩京沒有準備的當兒，必須阻撓他遲留省城一月半月，然後好集兵牽制，待得南北兩京有兵趕到，更成了個夾攻之勢，事便易舉。卻喜自己已有便宜行事的特權，就連夜和幕士疊成許多文書，假說奉朝廷密旨，又備着兵部題咨，行令兩廣湖襄及南北兩京，各命將出師，暗伏要害地方，候將府兵到，要擊襲殺，取得恰人數名，多給安家銀兩，將文書分縫袷衣絮中，令趕到伏兵處所，飛報竊發日期。將發，忽報捉到齊王太師李士實家屬，卽命捆縛船梢，又故意做作一番，教他們看明那事，恰人去訖，陽明假意大怒，令將李士實家屬，牽上岸去，斬首報來，又暗中使人偷放士實家屬，逃到甯府，把船中所見，備細說知。宸濠立刻派人尋緝，果然拿到恰人，從袷衣絮中搜得文書，便不敢妄動。後來又搜到許多文書，說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，從鳳陽陸路進；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，從徐淮水陸並進；王守仁領兵二萬，楊且等領兵八萬，陳金等領兵六萬，分道並進；寇剌夾攻南昌，忽又搜得李士實劉養正願做官兵內應的書信；因念四凌十一投降官軍的密狀，這些把戲，都是陽明一人所預，弄得宸濠疑不定，益發留兵省城，不敢妄動。

陽明探明宸濠中計，暗暗歡喜，四天四夜，趕到吉安。知府伍文定接着，喜極不堪，軍民遮道呼號，進得城中，略略撫慰。一面上疏告變，請命將南下征討；一面傳檄四方，露布宸濠罪狀，激勵列郡起兵勤王。奏章到京，尙書王瓚與衆大臣道：「王守仁在南贛，據南昌上游，反賊必被擒拿，不久定有捷報。但非命將南下，去助他的聲威不可。因奏明正德，命方伯書祥防江都；御史俞諫領淮兵；南都；御史王鴻儒供給糧餉；王守仁領南贛兵從臨江吉安一路進攻；御史秦金領湖兵從荊璠一路進攻；元嗣鎮守鎮江；許廷光鎮守浙江；雲嗣鎮守俄真；傳檄江西各路，如有忠臣義士，能起義師，擒拿反賊，功成封侯。

宸濠從六月中旬反叛，被陽明聞得，觀望不進，直到七月三日，纔確知中計，懊悔不迭，即命宗支拱楨與萬銳等，留兵萬餘，鎮守南昌，自與宗支拱楨、李士實、劉養正等領兵六萬，號稱十萬，派劉吉監軍，王倫參贊軍務，葛江爲都督，總分一百四十餘隊，分做五哨，浩浩蕩蕩，出鄱陽過九江，順流東下，直攻安慶！

陽明聽得宸濠已經出兵，便催促各郡義兵會齊出師。自己督領知府伍文定及通判談儲、推官王暉等，從吉安起行，到樟樹，臨江知府戴德孺、袁州知府徐璉、贛州知府邢珣、瑞州通判胡堯元、章江門，南安推官徐文英、贛州都指揮余恩、新淦知縣李美、泰和知縣李拱、零都知縣王天與、萬安知縣黃冕，各起義兵來會，義氣凜凜，將士一心，直向南昌進攻。行到豐城，陽明升帳，傳令分布哨道，令伍文定攻廣潤門，邢珣攻順化門，徐璉攻惠民門，戴德孺攻永和門，胡堯元、童琦攻章江門，李美攻德勝門，余恩攻進賢門，談儲、王暉、李拱、王

天與王冕等，乘七門之隙，從旁夾擊，壯七軍聲勢。又聽得細作報到，新舊墳廠，宸濠有伏兵一千多名，安排接應省城。陽明即傳令奉新知縣劉守緒，領兵四百，從山僻小道，趁夜間襲破賊營，搖動城中。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九日，諸軍齊集，旗幟鮮明，部伍整肅。陽明登市，次營師，再宣告朝廷威德，露布宸濠罪狀，約諸將一鼓附城；再鼓登城；三鼓不勝，立斬伍卒；四鼓不勝，立斬將領。宣誓既畢，個個切齒痛心，踴躍奮發。將晚，乘兵徐徐發動，限二十日黎明，各到汛地。那時，南昌城中，守備極嚴，滾木、灰瓶、礮石、弩機、毒箭，各種守城器械，色色完備。忽見新舊墳廠敗兵狂奔而回，全城大驚，接着又見官兵四面雲集，個個震恐。不一刻，七門戰鼓動地，喊聲振天，義兵奮勇直前，處處搭上雲梯，踴躍登城，賊兵神傷氣敗，捨命奔竄。南昌遂破。生擒拱樞萬說等一千餘名，奪府宮眷，縱火自焚，延燒居民房屋。陽明急令衆官分頭救火，安撫居民，分釋脅從，封禁府庫，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。一面略辦善後事宜；一面分兵四路追捕餘黨，人心大定。

安慶據南都上游，宸濠直攻安慶，是陽明所料的中策。安慶不保，南都就亟亟可危。陽明何以不去救安慶的呢？當會師樟樹，也有人出來說請救安慶。陽明道：「如今南康九江，都被賊兵據住，我兵倘要超過二城，去救安慶，賊兵必回軍死鬪，那時腹背受敵，怎能支持。不如先破南昌，賊恐失去根據，必回兵來救，如此，不但可解安慶之圍，連宸濠都可坐擒。」那人纔曙曙而退。待得陽明兵到豐城，宸濠聞報，急急引兵回救，果然不出陽明所料。

二十三日，陽明探得宸濠回兵江西，屯紮沅子港，分兵二萬，來收南昌。便召集將士，商量破敵之計。講許多說賊勢強盛，只宜堅壁自守，靜待四方援兵到來，再謀進取。陽明道：「這便失却時機了！賊勢雖然強盛，却沒有經過大敵，宸濠又全靠拿爵賞誘人，到如今進無去處，退無歸路，兵氣早已沮喪，我們趁此疾出奇兵，必敗宸濠。先人有奪人之氣，正是這等時候。」說罷，忽報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到來，進見已畢。陽明傳令伍文定、邢珣、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，出其不意，分道進攻。宸濠也發悍卒千餘，從間道來攻收省城，兩兵相遇，各各交鋒。伍文定等因風勢不順，支持不住，只得退敗。陽明聞報大怒，即欲依照軍法，立將伍文定、邢珣、戴德孺斬首示衆，親自督戰。左右竭力代請，稟說兵無統領，必要散亂，願都堂恕伍文定等一死，讓他們立功贖罪。陽明纔仍命伍軍等奮死督戰，左右竭力代請，稟說兵無統領，必要散亂，願都堂敵陳槐、胡堯元、董琦、談儲、王暉、徐文英、李美、李楫、王冕、王斌、劉守緒、劉源清等，各領兵百餘，四面埋伏，多張疑兵，候伍文定兵接仗，包圍合擊。分布既定，自己端坐都察院中堂，大開中門，令前後可見，和門人賓客講道論學，神色態度，和平時一樣。

第一日，甲寅，探得宸濠已到樵舍，風帆蔽江，前後數十里。官兵急乘夜進攻，伍文定以正兵當前，余恩偏後；邢珣引兵繞出賊背；徐璉、戴德孺各趨左右翼，分殺賊勢；按時疾進。

第二日，乙卯，見賊兵乘風鼓譟而來，直逼黃家渡，意氣甚驕。伍文定與賊略戰數合，伴爲敗北，緩緩動兵。

引退，賊兵爭先衝突，前後中斷，那珣已抄到賊背，從後橫擊，伍文定反軍夾攻，左右兩翼有徐璉戴德，四面有陳槐等伏兵，一齊發動，把賊兵圍在核心，痛殺一陣，擒斬賊兵二千餘級，落水而死的幾及萬人。宸濠大懼，急急收拾殘部，退保八字腦。

第三日，丙辰，宸濠親自激勵將士，查明勇躍當先的，賞銀千兩，被傷兵士，賞銀百兩，又傳令飛調九江南康守城各兵，準備大戰。誰知陽明聞得宸濠大敗，必向九江南京關取守兵，兩城恐慮，正好襲取，九江得手，他在湖外就無險可據，南康得手，他更後無退路，卻巧遇昌知府曾煥，也領兵到來，便好分兵行事，即令徐槐領兵四百，合着饒州知府林臧部下，攻收九江，曾煥領兵四百，合着廣信知府周朝佐部下，攻收南康。那日，賊兵併力衝來，盛氣挑戰，兩下接仗，風勢不順，官兵前隊稍稍退卻，立刻斬首示衆，伍文定挺身立於銃砲之中，鬪鬚被砲火燒着，依然不退，督領各兵奮勇死戰，忽官兵隊裏飛起一個砲彈，打中宸濠副舟，宸濠嚇得連連退走，賊兵大亂，官兵蜂擁過去，擒斬二千餘級，落水溺死無算。宸濠敗退，聚兵樵舍，連舟結成方陣，盡出金銀分賞將士。陽明得報，督同伍文定等連夜預備火攻器物，令那珣當左，徐璉戴德當右，余恩等埋伏要道，候火發合擊。

第四日，丁巳，宸濠聞得九江南康失守，心中已是焦急，早朝時，嚴責不肯用命將士，將推出斬首，一時爭論不定，誰知官兵假放黑旗，飛渡而來，乘風縱火，還火掩殺，賊兵措手不及，紛紛逃命，那裏還能夠戰。宸

讓看香火到副舟，將士分散，妃嬪環聚左右，大哭一場，也跳入湖中。宸濠慘痛一會，正想脫身之計，知縣王冕領兵一擁而入，生擒宸濠，以及世子眷屬，接着各軍運入，連同黨李士實劉養正劉吉余欽王倫等十一人，閔念四等數百名，都被官兵拿住，擒斬賊衆三千餘級，落水者約三萬，湖中所棄衣甲，器仗，財物，和浮尸，積聚一起，縱橫十餘里，遠遠望去，好像新漲了一座湖洲。餘賊數百艘，四散逃竄，陽明又派官分路追勦，不許逃入他境，擾害地方。連日大破權舍昌邑吳城，賊兵死傷殆盡，自起兵到此，不滿十日，竟把那時國家一場大禍，煙消火滅了去。

有一班看書的，無論正史野史裏，碰到交鋒打仗的事蹟，便精神百倍，看過以後，還津津有味的說：「某人計策高妙；某人義勇無敵」全不回想某人會生出這高妙計策；某人會發動這無敵的義勇；在沒有當事以前，是怎樣修養成功的，這便是看書人的大錯。還有人說：「這等英雄豪傑，是天然生成，不完全靠着學問養成。」那人的讀書，更錯到十二分了。所以我們讀王文成公全集，全在注意陽明平日的學養。臨事時的實行，那贛南山賊，原是從前地方官養成，平了他，值得什麼？那寧王造反，是他們姓朱的家事，平了他，值得什麼？就是後來思田入寨的苗民作亂，也是邊疆大臣撫化不當，平了他，也不值得什麼。不過他人只會促成亂端，偏偏陽明一到，就會平服。即此可以見得陽明的修養，更可以見得陽明學術的切於實用了。至於那封侯拜相，榮宗耀子的虛名兒，在世俗上看得很重，在研究學術的看者，何嘗值得半文呢。所以

文的一場把戲，竟沒有價值，但是頑在這把戲裏面的主人，到要有很深的學養，纔能够處之泰然哩。

當下王冕將宸濠等一千叛逆，押進都察院，宸濠一見陽明，高聲呼道：「王先生，我願把護衛所有一律削盡，請降做平民，可還行麼？」陽明答道：「這個自有國法。」即令押送囚所，小心監視，就此拜本告捷。那時朝廷已差安遠伯許泰為總督軍務，充總兵官；平虜伯江彬為提督等官；左都督劉燾為總兵官；太監張忠為提督軍務；張永為提督督餉密軍務，并體勸宸濠叛逆事情，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；太監魏彬為提督等官；兵部侍郎王憲督理糧餉；聲勢浩大，直下江西討賊。行到中途，忽聞陽明捷報，大家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，於是一場孩子家頑的把戲，從此開幕。許泰等踐住一會，商議要奪陽明頭功，必須攔擄皇上親領六師，奉天征討，纔得濟事。因此一面暗中阻止陽明捷報，一面密請正德御駕親征，就借著「元惡難擒，餘黨未盡，倘不肅清，必有後患」等話頭，做個大題目。原來正德是被這班小人哄信了的，果然自稱總督軍務，威武大將軍，總兵官，後軍都督府太師，鎮國公，往江西親征，乘大臣竭力進諫，一概不聽，竟有廷杖身死的。許泰等聞信，火速領兵直入南昌，頓時城中大街小巷，都被兵馬塞住，連行人多不能走動。陽明只得一一接見。許泰江彬張忠等，傲慢非常，特設旁席，令陽明就坐，陽明暗想：一受節制，將事事聽命，那還了得！便裝做不知，公然上坐，許泰等沒法，只好旁坐相陪，各懷恨在心，造作謠言，說陽明本與宸濠同黨，聽得天兵親臨，趕反兵征討，擒拿宸濠，藉此脫罪。又說等到皇上南下，須一併拿問他們，稱心如意的算盤，是要欺騙

明把宸濠安放鄱陽湖中，待正德親與遇戰，然後奏凱論功。陽明充耳不聞，酌帶精兵，押解宸濠及宮眷，遣賊情重人犯，突出南昌，將親到御前獻納。許泰等聞知，急派人追到廣信，陽明置之不睬，星夜前行，過玉山到草潭驛，上疏獻納叛徒，力止御駕南征，不報。陽明因暫到杭州候駕，誰知提督賀齊機密軍務官張永，早在杭州守候，兩下相見，陽明和張永道：「江西人民，久遭宸濠毒害，經此一番大亂，接着又遇旱災，更加供給京邊軍餉，如此困苦重重，除掉透聚山谷，去做盜賊，卻沒有第二條去路，宸濠作亂時，還是會從，如今窮迫而成，弄得奸黨羣起，天下土崩，到那時，再想興兵定亂，也就難了。」張永聽罷，連連稱是，也慢慢的和陽明道：「我的來意，專爲看皇上左右，都是小人，要想替你從中調解，並不是與那班小人前來邀功，要知現在情勢，順着聖意，還好挽回萬一，倘若逆着，徒然激起小人之怒，於國家大計，毫無好處哪。」於是陽明深信張永，別無他意，即把宸濠等一千重犯，付與張永去。忽報皇上用威武大將軍牌，差錦衣千戶，前來追取宸濠，陽明不肯出迎，三司竭力苦勸，陽明道：「誰能忍心阿諛？」三司又苦勸不休，陽明不得已，令參隨負勅同迎入內，有司問陽明錦衣禮，陽明道：「只好給銀五兩。」有司准命送出，那錦衣大怒，不受而出。明日，那錦衣來辭行，陽明站起身來，握手言道：「我當年坐禁錦衣獄中好久，從沒有見過輕財重義像公這樣爲人，昨天命有司送上薄物，只算備個禮兒，聽得公不受，教我惶愧，我沒有別的長處，只會做幾句文章，將來應當表章我公，好教世人知道錦衣裏面，也有像公這樣一個好人。」說罷，再拜稱謝，那錦衣竟不能

道出一句話來，長揖而別。陽明當把平定宸濠之功，改上捷音，說全靠着欽差總督威德，指示方略，纔得攻克堅城，俘擒元惡，歸功總督軍門，藉此止住正德親往江西，減輕百姓供給，自此稱病西歸淨慈寺，打算不再出山。

張永將宸濠等押到江西，交付許泰等收管，聽得正德已到南都，急急東下侍駕，乘機力言陽明盡心爲國，忠誠有功，並說許泰江彬張忠等，要加害於他，正德遂命陽明兼巡撫江西。陽明日觀江西人民，連遭困苦，恐怕挺而走險，激成大亂，因再奉旨回任。許泰江彬等正挾着宸濠，百般搜羅，軍馬屯聚，橫行糜費，隨軍紀功給事祝瀨，御史張綸，又望風附會，造作謠言，中傷陽明。陽明進得省城，只見沿路北軍，對着他，肆坐慢罵，故意來衝道。陽明如無其事，處處以禮相待。城中居民，早預令巡捕官暗囑付，收拾細軟，移住四鄉，只剩老弱守門，打算犒賞北軍。許泰等預令禁止，一個不准收受。陽明因傳示內外，告諭北軍離家苦楚，居民務要竭盡主客之禮，又常常出院觀察，遇見北軍死喪，特地停車詢問，給送棺木，妥爲殮殮，徘徊嗟嘆，良久纔去。北軍感動天良，個個嘆服。看看冬至節近，陽明傳令城市，分奠遇難遇亡過鬼魂，市民新遭戰禍，男婦老幼，穿着素服，提着紙錢，都悲悲切切的走來哭亡醉酒，聲聞不絕。北軍聽着，個個觸動思家之念，多擁到軍門，涕泣求歸。陽明每和許泰等會話，縮身正色，一言不苟。許泰等見着，心中就有幾分畏懼，竟奈何他不得。後來許泰等想到陽明是個文弱書生，斷然不通武術，卻喜自己長於弓馬，因約陽明較射，好當衆

侮辱一番，發洩胸中悶氣，約書過去，陽明勉強答應。當日，各軍會齊教場，甲仗鮮明，隊伍齊整，如臨大敵，城中市民，也哄動一時，擠來觀看。許泰、江彬、張忠等各與陽明講禮完畢，拍手齊聲讚歎。但見陽明不慌不忙，跨上馬背，流上箭道，別有一樣儒雅風流的態度。看看馬蹄漸緊，陽明鈎弓搭射，照中紅心，颯的一響，射個正着。北軍哄然舉手，全場采聲如雷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陽明三發三中。北軍舉手呼跳如狂。許泰等大懼道：「咱們北軍，難道都歸附王都堂了麼？」便即日商議班師。

正德十五年（二五）陽明四十九歲

昭雪翼元亨

許泰等雖然班師東下，心中懷恨不已。到得南都，便商議偽造詔書，召陽明引見，安排半途要殺。張永聞知，急差幕士錢秉直，報知陽明。許泰等見陽明屢召不到，料定不敢出江西一步，正好藉此誣他謀反，就齊奏正德，說陽明在江西必反。正德因問「怎麼可以賡得？」許泰等奏說：「皇上倘傳旨召見，他必不到。」正德即下詔召陽明面見。張永又急令錢秉直告知實情。陽明得旨，立刻東下，行到蕪湖，許泰等聞知，大失所望，深恐坐着誣奏之罪，火速從中阻止。陽明在蕪湖留待半月，一腔孤忠，四面讒口，落得遭遇兩難，便換上縗巾野服，入九華山中，得一草庵，終日默坐。張永聞知，又乘機而奏正德，力言王守仁實是忠臣，今因許泰等和他爭功，已塞官入山，安心修道去了。正德即差人入山探視，回報，正德嘆道：「王守仁是個道學人，召他

便到，怎樣會反呢？」因傳旨命回江西視事。江西當兵殘之餘，宗室人民凋敝不堪，官府衙門，居民房屋，十九燒燬，陽明勸勞安撫，竭力賑恤，奏免租稅；又把城中沒官房屋，連宸濠所築遠制宮室，以及革毀一應衙門，或修或改，變做公廨。宸濠占奪民間田地，山塘房屋，也奏請給還原主執業，其餘依照市價，變賣銀兩入官。從此南昌各屬百姓，愛如父母，家家畫像，歲歲報肥和南贖一樣。

當年宸濠謀爲不軌，攬結名士，收羅幕府，凡江西官吏有些才能的，禮遇極隆，屈志結納，好廣植黨羽，知道陽明名重朝野，用兵神奇，暗想若得此人，大事可成，即令劉養正前往遊說。當日劉養正奉命而行，到得贛州，拜見陽明，便開口道：「如今齊王尊師重道，湯武之資，想從公講明正學，公願賜教麼？」陽明笑道：「殿下能舍去王爵麼？」劉養正聞言，知道陽明不上此船，留住兩日，只得別去。陽明自思宸濠來意誠與不誠，到要借此試探一番，便命門人冀元亨前往，伴與講學。那冀元亨，表字惟乾，湖廣武陵人氏，也曾中過舉人，他的學問，以「務實不欺爲主」，而「謹於一念」。陽明愛他忠信可託，命教授公子正憲，因而有此一行。冀元亨到得南昌，徑投書府，坐與宸濠論學。宸濠是個良心失陷的人，忽聽一番道學話頭，心中以爲迂腐不堪，便大笑道：「好好一個人，難道就癡到這樣麼？」說罷拂袖而入。冀元亨也就出府回轎，備細說知，並且斷定宸濠必反。陽明大驚道：「禍根種於此了！」急派人從山僻小道，護送元亨回鄉，待得許泰等在南昌和陽明籌畫不遂，沒法出氣，打聽得陽明曾叫冀元亨到齊王府講學，正好借此坐實陽明私逼宸濠之罪。

火速派差，將冀元亨捉到，肆行拷掠，元亨竟沒有半句阿順話兒，只得嚴禁獄中，他妻子李氏和兩個女兒，處着這等環境，毫不恐怖，李氏曾對人說：「我夫君師講學，豈肯做叛逆的事麼？」長日帶着女兒，讀經不怠，閒着就讀書歌詩。冀元亨監禁獄中，遇待同監犯囚，和兄弟一般，見他們苦痛涕泣，就把淺易明白的學問，提起精神，多方講說。一班犯囚，竟歡喜聽講，不但把苦痛忘掉，還漸漸知道遷善改過。當時各科道交章論辯，陽明也咨部白冤，直到世宗嘉靖登極，纔下詔釋放。誰知冀元亨早已得病，詔書下後五日，竟病死獄中。陸澄應典一班同門，聞知，備棺收殮，訃告同志。陽明聞訃，設位慟哭，厚恤家屬。過後提及，還哀痛不止。

那年，陽明巡撫江西，政務雖然忙碌，四方學者，前來請益，依舊講說不倦。秦州 王銀，古冠，古服，手執，木簡，詩稿，岸然而來，謁見陽明。陽明遙見大異，降階相迎，禮畢，王銀巍然上坐。陽明問道：「你這冠兒叫做什麼？」王銀說：「有虞氏冠。」又問道：「你這衣服叫做什麼？」王銀說：「老萊子服。」陽明跟緊一步問道：「你學老萊子麼？」王銀答應一個「是」字。陽明再跟緊一步問道：「你學老萊子，止不過學着他穿的衣服，還沒有學他那『上堂詐跌，掩面啼哭』罷？」王銀聽到這裏，頓時心海中起了個浪花，臉上也就變了顏色，覺得身居上座，老大有些不自在，不由得慢慢兒移到側首一邊。陽明知道他已經心動，便把「致知格物」的學說，和他細講一番。王銀起立大悟道：「我們的學問，專在外面裝飾，做作先生的學問，是精刻在心裏的。」就此有虞氏冠，也不戴了；老萊子服，也不穿了；恭恭敬敬，執着弟子之禮，投拜陽明門下。陽明便

把他的名改做良，表字改做汝止。

中國有一等人，稍微有些智識，便大模大樣，不肯移尊就教，對着知識不如他的，常把兩隻眼睛一直，鼻子管一哼，冷冷的說道：我和他們「對牛彈琴」呢！社會上多了這等人，那教育前途，還有希望麼？請看陽明先生，他上自士夫，下至苗子，囚徒盜賊，止要是人類，無所不行其教育，而且經着他一番教育，沒有不成。與鼓舞，所以陽明純粹是教育家，那治軍行政，只算他的餘事。一天，左右來說，「外面有個啞子，叫做楊茂，是吉安府泰和縣人氏，定要求見問學。」陽明也高高興興的答應了。楊茂進見，連連叩頭，陽明做個手勢問他可識字，楊茂點頭，表示識得。陽明使用字和他問答道：

（陽明）你口不能言是非，你耳不能聽是非，你心還能知是非否？

（楊茂）知是非。

（陽明）如此，你口雖不如人，你耳雖不如人，你心還與人一般。

（楊茂）首肯拱謝。

（陽明）大凡人只是此心，此心若能存天理，是個聖賢的心，口雖不能言，耳雖不能聽，也是個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。若不存天理，是個禽獸的心，口雖能言，耳雖能聽，也只是個能言能聽的禽獸。

〔楊茂〕

扣胸指天。

〔陽明〕

你如今於父母；但盡你心的孝，於兄長；但盡你心的敬，於鄉黨，鄰里，宗族，親戚，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，見人意慢，不要曠怪，見人財利，不要貪圖，但在裏面行你那「是」的心，莫行你那「非」的心，縱使外面人說你是，也不須聽，說你不是，也不須聽。

〔楊茂〕

首肯拜謝。

〔陽明〕

你口不能言是非，省了多少閑是非，你耳不能聽是非，省了多少閑是非，凡說是非，便生是非，生煩惱，聽是非，便添是非，添煩惱，你口不能說，你耳不能聽，省了多少閑是非，省了多少閑煩惱，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。

〔楊茂〕

扣胸指天辭地。

〔陽明〕

我如今教你，但終日行你的心，不消口裏說，但終日聽你的心，不消耳裏聽。

〔楊茂〕

頓首再拜。

正德十六年（二五）陽明五十歲

詔封新建伯

陽明連年經歷宸濠、忠泰等事變，益信他那「良知」兩個字，可以忘憂患，出生死，他說守定這兩個字，

詔封新建伯

六三

好比船家手裏把着舵柄，平瀾淺灘，沒有不操縱如意，就使遇到顛風逆浪，手裏把住舵柄，總可以免掉沈溺的危險。到了五月，大集門人於白鹿洞，講明學術。那年武宗正德宴駕，世宗嘉靖繼位，特下勅旨，召陽明到京內用。陽明即於六月二十日起程，暗中被輔臣阻撓，陽明到得錢塘，使上疏懇乞便道歸省，輔臣又暗使嘉靖准奏。八月到越城，九月到餘姚，拜見父親王華，祭掃祖宗墳墓，訪到陶雲樓指着他藏胎衣的所在，灑淚良久，因為想到他老母不及奉養，祖母又不及親自含殮的原故。自此天和宗族親友，喝酒遊散，隨處指點「良知」兩字。十二月裏，正和父親王華祝壽，大會親朋，熱鬧非常，忽有聖旨到來。

制曰：江西反賊勦平，地方安定，各該官員，功績顯著，你部裏既會官集議，分別等第明白。王守仁封新建伯，奉天翊衛，推誠宣力，守正文臣，特進光祿大夫柱國，還兼南京兵部尚書，照舊參贊機務，歲支祿米一千石，三代并妻，一體追封，給與誥券，子孫世世承襲。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准兵部吏部題，差行人蕭白金文綺，慰勞兼下溫旨，存問父華於家，賜以羊酒……

宣讀完畢，接待行人。陽明親到父親席前，捧觴上壽。忽見王華揚着眉頭說：與陽明道：當年宸濠作亂，大家都道你要死於國難的，你竟沒有死，又大家都道這番大難，斷不容易平定的，你竟會平定，到後來小人進議，禍機四發，將近兩年，終以為你不能免的了。幸而天開日月，顯忠遂良，高官厚爵，蓋冒封賞，我父子們今日重聚一堂，這不是徵幸極了麼？然而盛便是衰的起點，福就是禍的根源。今日雖然大幸，我却以為大

懼哩。陽明聽罷，洗爵跪進道：大人的教訓，兒子牢記在心，日夜不忘，兼實踐了，都嘆王氏一門會遇的隆盛！又都感覺着益虛的警戒！

世宗嘉靖元年（三五）陽明五十一歲

作業教育的證明

這一年中，陽明家居。正月，上疏辭封爵，不報。二月，父親王華去世，居喪。七月，再上疏辭封爵，不允。九月，葬父親王華於石泉山。此外四方學者來問學，大都不見，叫他們回去自求孔孟哲理。有時不能不見，只檢出緊要處，略說幾句。幾百年的讀者，都似乎在這一年中，覺得沒有重要問題可以研究。不知陽明教育中，還包含一種作業主義。在裏面，到此完全可以證明。可惜當年錢德洪記到這裏，也沒有多搜事實，詳細錄出。僅僅三兩句話，就把他老夫子的大主張，輕輕擱過。反把那請辭封爵的奏稿，到大費抄寫。可惜呀！可惜！不過我們讀書要和學字一樣，止要得著古人善書一二行，終身學之，便成名家。那麼，錢德洪記得雖然簡略，我們也就足夠研究了。

那年二月十二日，王華七十歲，病歿。陽明先戒家人勿哭，把冤服各事，內外科理完畢，然後舉哀。陽明一哭頓絕，病得不能辦事。卽命門人子弟紀喪，因才分派。其中有個仙居縣人金克厚，謹恪可據，使他監廚，金克厚出納物品，十分謹慎，稍微有些不合，立刻追還，辦得內外井井，不豐不齋。那時浙江的風俗，大戶人家，

舉辦喪事，禮堂上必須鋪設得文綺光采，弔客到來，先上餅糖細點，然後烹鮮割肥，大啖大喝，務要供侍得弔者大悅，纔算面子。那樣競爭奢侈的惡俗，陽明一律革除。只備素食，供應弔客，遇着高年遠賓，纔添設兩樣肉食。這種辦法，已經算得力矯弊風了。後來滿甘泉先生，還寫信來責備一場，陽明引罪不辯。百日以後，治喪完畢，到把個金克厚從監廚作業中得着許多寶學，從此立身處世，讀書科致，都照監廚一般做去。事事通泰，科科連捷，即在那年中舉人，成進士，他竟以為獨得之秘。一天，私和錢德洪說及錢德洪道：先生原常常說的「學必操事而後實」，真是至教哪！這「學必操事而後實」一句話，不是和現在教育家所講的作業教育，暗暗符合麼？陽明在四百年前，就首先發明，他們人中，腦筋敏銳的，就秘守着得到實效，且不要說這四百年中沒有學者提倡實行，只顧四百年後的學者，能够不把他這教育主義再埋沒下去，也就算恭喜了呀！

嘉靖二年至六年（一五二七—一五三二）陽明五十一歲至五十六歲

家居講學

這五年中，在錢德洪當時，多錄陽明與人論學的書信。這許多信，卻是精華，有志陽明學術的，可以進一步向全集中去研究。現在只揀五年中緊要事蹟，記出四項：

第一項，這五年中是陽明講學全盛時代；也是陽明精神上極快活時代。陽明的大志，只在倡明學術，革

新人心，歸於大同。此番得開居越中，沒有政務的紛擾，正如所願。四方學者，也因此日聚日多。所以陽明有「會稽素號山水之區，深林長谷，信步皆是，寒暑晦明，無時不宜，良朋四集，道義日新，天地之間，寧復有樂於是者」等一段談話。他們會學的場所，一處是稽山書院；一處是龍泉寺的天中閣。學者的籍貫，除掉近省以外，可攷得見的，北到直隸；西到兩湖；南到廣東；這良知種子散佈的區域，也就不算小了。他講學講到這裏，越說越簡，把他的哲理，歸約成四句宗旨道：

無善無惡是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是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爲善去惡是格物。

嘉靖三年天泉橋一會，要算最盛。那日，正當中秋佳節，晚上，月明如晝。陽明命侍者設席碧霞池上，門人隨侍的一百多人，一時舉杯邀月，對月暢飲，酒到半酣，四座歌聲漸動。一會，只見衆門人有投壺的，有聚算的，有擊鼓的，有泛舟的，陽明也一時興發，提筆賦詩道：

萬里中秋月正晴，四山雲霧忽然生。須臾鴻霧隨風散，依舊青天此月明。肯信良知原不昧，從他物外定能櫻。老夫今夜狂歌發，化作鈞天滿太清。

處處中秋此月明，不知何處亦羣英。須憐絕學經千載，莫負男兒過一生。影響尙疑朱仲晦？支離休作鄭康成。鏗然含惡春風裏，點也雖狂得我情。

第二項，陽明對於初及門的學者，必使他有一種經過，也很有研究的價值。他這幾年中，不論遠近學者，

新到門下，執贄請見，陽明暫不和他會面，命錢德洪、王畿等一班先進弟子，引導一番，看他求學的志向，確實堅定，一心一意要請見，方纔許他。待得進見，卻又和他焚香默坐，相對無言。這種啞吧子教育，在粗心人看看，不說陽明搭架子，就要說陽明學着釋老的道兒，倘使也焚香默坐，靜心一想，便覺初學的有這番經過，在心的方面，極有益處。試問學者心不歸一，志不堅定，這教育怎樣入得進去呢？

第三項，要說朝廷方面，對於陽明的態度。拿正當心理來論，陽明功高望重，極應該請他入閣辦事，平政安民。那知朝中大臣，正怕他功高望重，倘然進得內閣，私心不利，便一面派人舉劾他，提倡偽學；一面暗中阻止嘉靖帝召見，所以服滿之後，雖然有禮部尚書席書上疏特薦，說「生在臣前者，見一人曰楊一清，生在臣後者，見一人曰王守仁」，在嘉靖帝前推重到如此，依舊前後六年不召。

第四項，雖然是陽明的家事，也不可略提幾句。嘉靖二年九月，改葬父親王華於天柱峯，鄭太夫人於徐山。四年正月，諸夫人病歿。四月，也葬於徐山。五年十一月庚申，繼室張氏生子正億。此外還有門人南大吉從薛侃所刻傳習錄三卷以外，增錄二卷，前後合五卷，嘉靖三十年十月，在越中出版。

嘉靖七年（一五二八）陽明五十七歲

恩田平苗

在民國紀元前四百年左右，中國南方各省，苗族的勢力，還很害利，南嶺一帶，洞溪山谷，都是他們的世

界。我們漢民，多聚居平原。歷朝治苗政策，起初常發大兵征勦，眼看着他出入山谷，無法進攻，只得招撫而罷。明朝開國之初，兩廣雲貴一帶，要算恩田入寨的苗，犄角屯聚，最爲凶猛。利鏢毒弩，當之立死。況且寨壁天險，進兵無路。都督韓觀，曾經統兵數萬，前去圍攻，竟不能破，也只好唱那招撫的老調。後來都御史韓雍，統兵二十萬，去征斷藤峽的苗，雖然破得，但撤兵沒有幾時，依舊攻陷潯州，據城大亂。當時勉強招撫，敷衍過去。從此時反時服，全看疆吏的措置。到得正德年間，廣西田州土知府岑猛作亂，提督御史姚鎮奉旨征討，岑猛父子被擒，奏到京師，正論功行賞，忽報岑氏手下頭目盧蘇王受又鈞結苗民，聚衆作亂，攻陷思恩。姚鎮調合四省兵將，再行討伐，誰知日久無功。巡按御史石金，大不爲然，上章論劾。內閣會議，侍郎張璠、魏桂萼，特薦陽明總督兩廣軍務，度量事勢，隨宜撫勦。那時陽明已有痰疾，奉到諭旨，即上疏力辭，舉尙書胡世寧、李承勛自代。輔臣楊一清奏說：「姚鎮不去，王守仁決不肯來。」遂一面傳令姚鎮自行告退；一面催促陽明上道。陽明無法推辭，只得扶病動身，從錢塘江乘舟西進，路過江西、湖南，直到廣西梧州開府。接着又奉旨兼理巡撫兩廣。這是上年六月以後的事。

到此，我們要研究陽明治苗的政策了！他從浙江動身，一路詳細訪問，把田州苗亂實情，訪得澈底澈清。第一層，認定從前兩廣軍門，失卻威信和責任，又無兵將可用，專靠土官狠兵（即苗官）行事，因此他們的氣餒，一天高似一天。待得事平，又功歸上官，土官狠兵，懷恨在心，遂不時乘機竊發。第二層，當時苗族勢力，

遠大於漢民，改土歸流，不但流官鎮壓不住苗民，反生苗漢兩族的猜忌，所以常常多事。第三層，思田入寨，南接交趾，西連雲貴，倘使不把苗民妥爲安撫，認真開化，收做有用之民，不但西南各省，弄得稀糟，連南邊藩籬，也就此破碎。當下陽明既把苗疆根源探清，即擬定進兵行動有十審，罷兵行撫有十善，還有二幸四毀，一面奏明朝廷；一面與布政使林富，紀功御史石金觀看。林石二人，大爲贊成，便直到南甯，下令盡撤原關防守各兵，限數日之內，解散歸農。只有湖兵數千名，爲着路途遙遠，不易便歸，遂令分留南甯賓州各處，解甲休養，待時發遣。

再說那大頭目盧蘇王受，都知道陽明治盜江西，一片仁心，不肯好殺，早生了投生的念頭，日夜打聽陽明南下。後來看着在南甯把數萬雄兵，立刻遣散，他們投生的念頭，高到沸點，急派手下頭目黃富等十餘人，先投軍門，訴告從前反抗苦楚。陽明把朝廷威德曉諭一番，又把改過自新的話，開示明白。過了一天，盧蘇王受和手下衆頭目數百人，都囚首自縛，投到軍門，哀號控訴。陽明再把朝廷恩德，當衆告諭，即喝令左右將盧蘇王受按下，各杖責一百，衆頭目都洞聲叩頭，代求寬恕。陽明命人解縛，言道：「今日所以教爾一死，是朝廷好生之仁，所以杖爾一百，是我等官府執法之義。」大衆聽了，個個悅服。陽明即日親到盧蘇王受各營，安撫餘衆，人人感泣歡呼，情願誓死答報，殺賊立功，自贖前罪。陽明又曉諭道：「朝廷只顧生全爾等，如今方來投生，難道還忍心再杖爾等去死在刀兵裏面？」爾等逃竄日久，家業破蕩，且連歸去，完爾室家；依

時耕種，恢復生理；那各處盜賊，我軍門自有區處，不須爾等勦除，待得爾等家事相定，我軍行用得着時，便再來調發。說罷，又都成泣歎。呼！即委布政使林富，總兵官張帖，分投安插，督令各歸復業。這一來，並沒有動一個兵，斷一枝箭，竟把那姚鎮統帶數萬大兵，日久不能平定的一場亂事，不消數天，就在幾回成泣歎呼裏面，暗暗消滅。難道陽明真有什麼法力，壓不過他，能够看清事情的裏面罷咧！就是這能够看清事情的裏面，要有真學問哪！

那時廣西一帶，漢苗雜處，正是兩族互相消長的時候。在苗民呢，只知道飢寒渴飲，他淫媿嬉，天大的事情就完了。漢族人數雖然少於苗民，凶悍不及苗民，獨有開創的能力，卻大過苗民。又有政府幫助經營，學者提倡文化，所以人口日多一日，文明也漸漸開發。苗漢勢力的消長，就此一點，分判高下。陽明政見，事事要從根本上着力的。踏到龍場，貴州就有文化。督兵贛州，江西就興禮讓。平時到東到西，苦口婆心，只此一事。此番巡撫兩廣，目睹這蠻煙瘴雨之鄉，蚩蚩衆生，鄙野失散，怎不油然而感，便想在田州建設學校。卻滿目瘡痍，居民又逃竄一空，沒有學生可招。因親自案行提學道屬，着儒學招收儒生，選委教官，和他們講習息遊，興起孝弟，也舉行鄉約，隨時開導。再興南寧學校，和各學師生，朝夜開講，看看漸漸奮發。又怕窮鄉僻地，不能親身前去講演，便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運，主教靈山各縣。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李本，主教敷文書院，並牌示教授方法。卻巧有個編建莆田生員陳大章，到南寧遊學，陽明攷問他冠，婚

裏，祭，鄉射，各種儀節，陳大章一一通曉；陽明大喜，即派往各縣教演。又牌示各屬官吏，說：「現在各學生徒，大都束書高閣，飽食嬉遊，散漫度日，不如督令他們，和陳生朝夜講習各種儀文節度，好收他們的放心，固束他們的肌膚筋骨，免得博弈飲酒，敗壞學風。」陳生到時，各官在學舍中妥爲招待，選取年少質美有志習禮學生，與他講解演習。從此廣西的文化，又被陽明提高一步。這一節，關係地方風教遺小，關係苗漢兩族勢力的消長；邊疆的拓殖，就很大了。

陽明見各事略有頭緒，便暗傳邊城入內，令速往八寨斷藤峽，探明路徑出入，苗兵虛實，詳細來報。那邊城生得矮小醜陋，面黃肌瘦，衣衫縷縷，像個化子，哭喪着臉，像個苦鬼，看着外說，誰也想不到他力過猛士，胸藏智略，而且飛山越澗，如履平地，曾經浪遊名都，獨歷關寨，不遇識者，上年悵悵南歸，聞得陽明出征思田，徑往投効。陽明一見大異，留與西來。當日，邊城奉着密諭，就裝做化子，一路行乞而入。周歷思吉、周安古、卯古、蘆古鉢都者羅，黑殺了八寨，又把斷藤峽仙臺花相各洞，探個仔細。正是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回得軍門，面稟陽明道：「各寨苗酋，起初閉知軍門，解散防守各兵，還疑有詐意，後來確不見調兵聚糧，纔各各放心，不做準備，說罷，又將各寨出入要道，細細稟明。」陽明大喜，火速傳齊參將張經，指揮馬文瑞、彭飛、王良輔、統兵宣慰彭明輔、彭九雲等，以及目兵彭愷、盧蘇王受，各領壯兵，分路布哨，暗暗襲擊。又令布政使林富，副總兵張祐，參議汪必東，副使翁素，僉事汪濬等，調齊湖兵，作爲遺師，暗搗寨巢，各路分撥已畢，嚴申軍令，限定日期，

務要必勝，可憐數萬無知苗蠻，平時靠着山壁天險，嘯聚橫行，小覷官兵，正在各寨嬉遊快樂，忽見四面官兵雲集，大家箭不在身，刀不在手，嚇得驚惶亂竄，生擒死殺，不滿一月，各寨蕩平。那時正值七月天氣，流火鏗金，疾疫大盛，陽明也就班師奏凱。又周歷山川，詳問地方，父老山溪苗會，開闢立里，經理城堡，順着苗情，設立土官，素制苗會，特設流官，分設土官巡檢，散開苗搖黨羽，務使苗漢交和，公私兩便。選官任用，遣將鎮守，忙得神倦心疲，病勢加重。

十一月 陽明逝世

陽明巡撫南轅，出入山谷，就中着其壽，常常上咳下痢。後來洪休越中，延醫調治，稍微好些，但終不能斷根。上年又奉命入廣，益發住在那炎荒煙瘴地方，力疾從公，舊病重發。到十月間，漸覺撐持不來，便一面上疏乞歸養病；一面決計從梧州直下廣東，到韶雄左右候命。誰知朝廷留中不報，路過烏蠻灘，船家指說上面便是伏波廟，還上去拜謁，到得增城，一來是他老友湛甘泉的故居；二來有他五世祖王綱的祀廟；也上去設祭題詩。不料自此又加着水瀉，疲乏不堪，兩脚不能坐立。還念着許多門人，伏枕草書，去勸勵他們。心裏也知病勢無望，把歸田的素願，漸漸丟開，只想和他的陽明，會過一面，就此長別，也算了卻最後私願。到了十一月中旬，看看不能候特朝命，只得緩緩東歸。二十五日，將過梅嶺，布政使王大用在侍，陽明因言：『你知道孔明所以付託姜維麼？』王大用閉命，心中不覺凄然，即發兵沿路擁護，暗選上好壽木，私帶發

車行到南安上船，門人周積在那裏做推官，趕來拜見，看他咳嗽不止，半响，纔慢慢問道：「你近來進學如何？」周積回說：「被政務牽累。」因問道：「陽明道病勢危亟，只存些元氣罷了。」周積退出，迎醫診視。二十八日，晚上，陽明忽聞「這時候，船停泊什麼地方了？」侍者回說：已到青龍鋪，陽明就默默無話。二十九日，早上，命傳周積，周積入侍，站立好久，纔見陽明慢慢睜開兩眼，向周積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我去了！」周積一聽，淚如湧泉，回問道：「先生可有遺命？」陽明微微的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此心光明，還有什麼說的。」言罷，瞑目而逝。那時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，已把王大用所遺壽木，暗招匠人，監工作成，追到南安，即將陽明靈柩迎入南野驛，就中堂沐浴，表裏褻襲，鋪設棺槨，如禮奠歛。十二月三日，張思聰和官屬師生，設祭入棺。越日，輿櫬登舟，遠近士民聞知，遮道痛哭，像沒了爺娘一般。自此一路從贛州南昌過去，不但官府迎送祭奠，連深山窮谷的男女老幼，都穿着素服，匍匐哀迎，一路哭聲不絕。錢德洪王畿等一班門人，和公子正憲等，都迎來成喪，訃告同門戚友。到嘉靖八年四月，纔迎入府中，奠柩中堂，如禮舉哀。四方門人，紛紛來弔，從初喪到卒葬，聚居不散。那年十二月，安葬於洪溪，墓地離越城三十里，蘭亭五里。